



ル 5
3148



漢陸
二傳
齋解



凡 5
3148
卷

光緒二十一年春二月
在廣雅書局聚

昭和十四年
七月三日
購求

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內閣中書徐松星伯所作也指綜事類切直形勢萬里之廣二千餘年之久如輻湊轂如指植掌昔范蔚宗自贊其書體大思精為天下之奇作星伯此註不其然歟星伯前以翰林謫戍伊犁六年撰新疆志略若干卷既歸奏上之於是即所經覽證引往說而為此注夫讀漢書者不必至西域至西域者不必能著書而星伯非親歷新疆南北路悉其山川道里風土亦不能考證今古卓然成一家言然則星伯之謫戍乃星伯之厚幸抑亦天下後世讀漢書者之厚幸也爰索其本序而刻之道光九年十一月陽湖張琦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

大興徐松撰

西域傳

補曰史記大宛傳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
 東城西南夷傳有南域此城郭國界中國之西故曰西域
 按通鑑太初三年貳師將軍誅宛王漢通西域應在是年
 史通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是西域
 之通在史記後史公但據張騫所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
 居烏孫及漢所嘗發使者安息奄蔡犂靬支身毒諸國
 作大宛傳班固撰漢書乃分大宛傳為張騫李廣利兩傳
 又採錄舊文益以城郭諸國創為西域傳敘傳云西戎即
 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
 師驛驛致誅大宛娉娉公主迺女烏孫使命迺通條支之
 瀕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
 以其職是也顏君作注義或
 未備有所引伸以補曰別之
 卷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烏孫
 下卷補曰孟堅漢書紀表志傳合為百篇顏君作注雖依
 舊目而文之繁重者每篇或折為數卷五行志分為五王
 莽傳分為三其餘第分為上下二篇如高祖紀王子侯表
 百官公卿表食貨志郊祀志地理志司馬相如傳嚴朱吾

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揚雄傳匈奴傳外戚傳敘傳及此篇是也孔穎達曲禮疏云上者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下分爲上下更無義也卷字據宋班固補曰據宋本增本增下卷同注烏孫上俗本有自字

漢書九十六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補曰汲古閣本題作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按舊書本傳貞觀七年拜祕書少監出爲郴州刺史未

行太宗復以爲祕書少監奉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禮十一年禮成進爵爲子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

固漢書承乾表上之十五年太宗下詔將有事於泰山所司與公卿并諸儒博士詳定儀注多從師古之

說俄遷祕書監是表上漢書時正當作少監也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補曰山海經海內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

正北大夏莎車是西域建國昉于夏殷史記大宛傳張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

本三十六國補曰此本其初言之匈奴傳樓蘭烏孫呼揭及其

歸匈奴者樓蘭之外惟二十六國也荀悅漢紀載西域三十六

國云婼羌國沮洳國精絕國戎盧國渠勒國皮山國烏秬國西

夜國蒲犁國依耐國無雷國捐毒國桃槐國休循國疏勒國尉

彌國烏貪國卑陵國渠類國隋立師國單桓國蒲類國西沮

戶大者千戶扞彌國于闐國難完國莎車國溫宿國龜茲國尉

犁國危須國焉耆國凡此九國次大國小者千餘戶大者六七

千戶今案荀氏所說國名與漢書異卑陵即卑陸渠類谷即卑

陸國所治之番渠類谷誤數爲國考此傳所載凡國五十二附

見之國如條支奄蔡黎軒天篤不與焉傳言三十六國在烏孫

王及山北六國則孝武時有姑師國而無車師前後國及山北

六國車師都尉國車師後城長國烏訾訾離亦建國元帝時屬

賓烏弋山離安息大月氏康居五國不屬漢可知皆所不數蓋三

所滅小金附國漢不不禁車師之伐不屬漢可知皆所不數蓋三

十六國者婼羌國樓蘭國且末國小宛國精絕國戎盧國扞彌

國渠勒國于闐國皮山國烏秬國西夜國捐毒國莎車國疏勒

國無雷國難兜國大宛國桃槐國休循國危須國焉耆國姑師

國尉頭國姑墨國溫宿國龜茲國烏壘國也王氏應麟不數難兜

以爲屬國劫國狐胡國渠犂國烏壘國也王氏應麟不數難兜

屬都護知其說非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曰司馬彪續漢

書云至於哀平有五

西域傳補注卷一

廣雅書局

十五國也補曰分者如姑師分爲車師及山北六國車師分爲前後國車師後國又分爲烏貪訶離國且彌國分爲東西蒲類分爲蒲類後國卑陸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補曰孝武時匈奴東境有河西四郡南境至南山下張騫傳並南山欲從羌中歸爲匈奴所得是也故三十六國在其右部西其後漢置四郡取姑師樓蘭界于漢匈奴絕漠則三十六國在匈奴之南矣三十六國今回疆地匈奴右部今外喀爾喀部落及科布多城塔爾巴哈台城地烏孫國在西**南北有大山**補曰通鑑注南山在于闐之南東出城北山之陽**南北有大山**補曰通鑑注南山接北山在車師之北卽唐志所謂西州交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是以今地理證之西藏部阿里屬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十里有岡底斯里卽古崑崙釋氏謂之阿耨達其山分四幹向北者曰僧格喀巴布譯言獅子口當和闐正南僧格喀巴布分二支一支東趨爲張騫傳及此傳所稱南山以在西域之南也一支過和闐西北趨千六百餘里發爲齊齊克山又折而東爲阿喇古山復東爲喀克嶺而北折爲吉布察克山又折而東爲天山過回疆北至巴里坤東北而止是爲西域之北山蓋西域三面皆山惟東面缺西域南面大山今葉爾羌南之密爾岱山英額齊盤山庫克雅爾山和闐南之哈朗歸山克勒底雅山是北面大山今烏什北之貢古魯克山阿克蘇北之木素爾嶺庫車北之汗騰

大二十一

格羅山哈喇沙爾北之博羅圖山察罕通格山裕勒都斯山吐魯番北之博克達山巴里坤南之庫舍圖嶺是**中央有河**補曰卽塔里木河東流互西域中**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補曰今回疆輿地以鳥道法計之南北兩山間千二百餘里西自和什庫珠克嶺東至黨河五千餘里漢書據步測也**東則接漢**補曰此據置敦煌郡**阨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言界師古曰阨塞也補曰敦煌者敦煌郡也郡有敦煌縣龍勒縣今之敦煌縣治以北爲漢敦煌縣地縣治以南爲漢龍勒縣地漢書地理志云龍勒縣有玉門陽關後魏改龍勒爲壽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陽關在壽昌縣西六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是二關皆在今敦煌縣治之西南肅州志云敦煌縣西南一百五十餘里有廢陽關是也玉門關唐時移於晉昌縣元和郡縣志玉門關在晉昌縣東二十步晉昌與瓜州同治在今安西州城西南故高居誨使于闐記云肅州渡金河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又西至瓜州沙州又西渡**西則限都鄉河**出陽關二關汲古閣本作陽關今據宋本改**西則限以蔥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上悉生蔥故以名焉補曰今伊犁西南境善塔斯嶺卽蔥嶺之一山山上悉生野蔥**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曰葉爾羌和闐境

南諸山自和闐南復東出經羅布淖爾南又東經安西州南又東經青海甘肅州涼州蘭州南又東經渭水之南為武功太乙諸山又東至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為終南山言西域南山至此而終也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乙又引福地記曰終南太一山在長安西南五十里金城郡漢書地理志昭帝始元六年置今甘肅蘭州府西界其河

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 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徒賢反又徒見反補曰後書作于寘顏

君故據以生義河有兩原者特據兩地言之其實河有三源也

河出蔥嶺者二一曰蔥嶺南河其河東源為聽雜阿布河西源為澤普勒善河合為葉爾羌河一曰蔥嶺北河其河西源為雅

瑪雅爾河東源為烏蘭烏蘇河合為喀什噶爾河出于闐者

一于闐即今和闐其河東源為玉隴哈什

河西源為哈喇哈什河合流為和闐河

者今諺稱密克瑪克曲底雪山在和闐額里齊城其河北流與南五百八十里水經注謂之仇摩置其南通衛藏

蔥嶺河合 補曰和闐河二源自南山出東北流玉隴哈什河經額里齊城西又各北流

三百餘里而合為和闐河又東北流四百餘里至噶

巴克阿克集之地蔥嶺北河蔥嶺南河皆自西來會

東注蒲昌 補曰和闐河與蔥嶺南北河既合經阿克蘇城南有阿克蘇

海 補曰和闐河與蔥嶺南北河既合經阿克蘇城南有阿克蘇

河自北來會乃合而東流是為塔里木河又東克勒底雅河

自南來會又東至庫車城東南有庫車河自北來會又東至哈

喇沙爾城西南有博斯騰淖爾水自東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

爾城東南入於羅布淖爾即蒲昌海也自和闐

河蔥嶺河合流之地至蒲昌海四百餘里

蒲昌海一名鹽

澤者也 補曰水經注曰河水又東注於湖澤即經所謂蒲昌海

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地廣千里皆為

鹽而剛堅行人所經畜產皆布羶臥之掘發其下大鹽方如巨

枕以次相累類霧起雲浮寡見星日少禽多鬼西接鄯善東連

三沙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史記索隱曰鹽

澤鹽水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湖澤一名鹽澤

一名輔日海亦名牢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說

去玉門陽關 文曰湖澤在昆侖下今回部語謂之羅布淖爾

三百餘里 補曰玉門陽關在今色爾騰海之東羅布淖爾在今

吐魯番城西三百餘里案水經注云東望湖澤河水之所潛

千餘里不得云三百餘里案水經注云東望湖澤河水之所潛

約在三四百里之間也水經注無四字亦後人據漢書刪之御覽引水經注作廣輪四百里又脫去三字然據此知水經注原有四字也漢紀作廣長三四百里西山經注及通典並作廣袤三四百里郭璞爾雅音義引漢書作廣輪三四百里禹貢正義及史記大宛傳正義爾雅釋水疏並引作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補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其水停冬夏不增減水經注曰其水激滯冬夏不減初學記引此傳作其水停冬夏不減文選李善注引倉頡篇曰亭定也又曰停與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亭同古字通說文有亭字無停滯字

積石為中國河云補曰羅布淖爾水潛於地下東南行千五百喇山麓伏流始出山麓有巨石高數丈山崖土壁皆黃赤色蒙古語謂石為齊老謂北極星為噶達素謂黃金為阿勒坦山麓之石遠望如北極星故蒙古名其地曰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伏流自壁上天池湧出歎為百道皆黃金色東南流為阿勒坦河又東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其泉數百泓即元史所謂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者也又東南流百三十里瀦為札淖爾東又出淖爾東南流折而南五十里瀦為鄂淖爾又自淖爾東北出東流五十里折而東南百四十里又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東南三百里又東北二百四十里經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南麓即大積石山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

羌中今在西寧府西南邊外五百三十餘里即禹貢導河之地自古言河源者多不獨此傳綜括詳盡蓋孟堅迎北單于親至私渠海定遠道長西域本其家乘以為國史故所言地形與今若合符節惟謂重源出於積石仍因山海經之譌而後儒異議有指河州之小積石為禹貢之積石轉以班君所言積石為妄又謂孟堅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繆悠之論不足依據唐辨機西域記云阿那婆答多池北面頗眠師子口流出徙多河繞池一匝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為中國**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之河源云蓋初唐人猶祖孟堅之說也

兩道補曰隋書裴矩傳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徑鑠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徑鑠汗蘇對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與此兩道異者漢時兩道皆在天山南山西為匈奴故無道也隋既此兩道之中道今謂之南道往回疆者由之隋之北道今亦謂之北道往烏魯木齊伊犁者由之後魏書西域傳又言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二百里至蔥嶺蔥嶺

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蔥嶺西南
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按至鄯善至車師特入西域者徑
行之處漢書所不數其餘二道皆經莎車即漢之南道是言四
出者實惟一道而已兩道分自敦煌李廣利傳起敦煌西為人
多道上國不能會分

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

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鄯音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
此下皆同也補曰南山北者密爾岱山英額齊盤山庫克雅
爾山及和闐諸山之北張騫傳並南山謂此也史記秦始皇本
紀並勃海以東正義曰並白浪反並傍皆傍之假借字波義亦
近傍後書班超傳注波傍也音波段先生以波為波之假借字
李廣利傳從沂河山顏君彼注云沂逆流而上則此云循河者
亦沿沂之意河水東注西行者沂塔里木河葉爾羌河之南
岸以達葉爾羌境後漢紀作渡則謂渡蔥嶺南河義亦通

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師古曰月氏音支氏通南踰蔥嶺則闕賓
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

蘇庫車哈喇沙爾諸境之北山路出山之南也波河西行至疏
勒者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蘭烏蘇河以至今喀
什噶爾境按蔥嶺南北二河至阿克蘇合為塔里木河以注蒲
昌海故此傳於山有傍南山北山之別於河則但曰波河不分

大六十八

南北明西域中央只一大河水經注以為南河北道西踰蔥
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

蘇龔輿輓諸城極南則從南道故康居國言南道八國也陳湯
傳云從南道踰蔥嶺徑大宛是大宛亦從南道之證奄蔡通鑑
注引杜佑曰奄蔡後為肅特國焉耆在西域東不得敘於奄蔡
之下者字衍文流俗因焉字妄增懷祖先生曰景祐本無焉字
通鑑與景祐本同則北宋本尚未誤漢紀孝武紀後漢書
西域傳通典焉下皆有焉字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耳

諸國大率土著

師古曰言著土而有常居不隨畜牧徙也
捐毒諸塞種故不盡為土著一切經

異俗故皆役屬匈奴

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補曰
諸國為城居者今天山南回部皆有城郭田畜同漢時西域國
天山北蒙古部落事游牧同漢時匈奴烏孫俗故謂舊時見下
文顏 **匈奴西邊日逐王** 補曰匈奴傳言置左右賢王左右當戶左
右骨都侯無日逐王之名至狐鹿姑單于始以左賢王子先賢
揮為日逐王蓋置在太始時此傳本孝武時言當云右谷蠡或

右大將也西邊者補曰匈奴左右大都尉在二十四長之列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尉在二十四長之列

二十四長又各置相都尉通鑑注匈奴蓋以常居焉者危須尉僮僕視西域也禮記樂記注領猶治理也

黎開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補曰三國在西域北充國傳聞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

涇渭之北師古曰錯雜也補曰匈奴傳武王伐紂放逐戎夷涇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至於幽王用寵姬褒

妲之故與申后有隙申侯怒而與吠戎共攻殺幽王於麗山之

下遂取周地鹵獲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國涇渭水名漢志

安定涇陽下云開頭山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

三行千六百里隴西首陽下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

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涇陽故城在今西安

今平涼府西南開頭山在府西百四十里陽陵故城在今西安

源縣鳥鼠山在縣西二十里船司空城在今華陰縣北五十里

過郡四隴西天水扶風京兆也今涇水自甘肅平涼府西開頭

山之涇谷東流經平涼府城北又東經涇州城北又經陝西之

長武邠州東南經涇化永壽醴泉咸陽涇陽高陵而入渭渭水

自甘肅蘭州府渭源縣鳥鼠山東流經鞏昌府北寧遠伏羌通

渭秦州清水又經陝西之隴州寶雞岐山扶風鄠縣乾州武功

鹽屋興平鄠縣咸陽西安府北臨潼高陵華州華陰而入大河

涇水北今慶陽府延安府鄜州地渭水北今鞏昌府平涼府邠

州地在周時為西戎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

戎白翟義渠所居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

之境界也補曰通鑑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

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

據陽山逶迤而北史記正義曰從河徇陰山東然西不過臨洮

至遼東築長城為北界戎狄汪校本作夷狄然西不過臨洮

師古曰洮音土高反補曰地理志隴西郡有臨洮縣故城在今

臨洮府西南二百二十里史記秦始皇本紀西至臨洮羌中正

義引括地志臨洮即今洮州在京西千五百五十里漢興至于孝

武事征四夷

補曰謂以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補曰史記大宛

自張騫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師古曰

補曰匈奴傳元狩二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

過焉者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

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

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

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案霍去病傳以此為元狩三年事去病於三年春為驃騎將軍則去病傳是渾邪匈奴傳功臣表皆作昆邪顏君去病

傳注渾下昆反蓋音同假借字遂空其地補曰史記大宛傳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

至鹽澤空無匈奴始築合居以西師古曰令音鈴補曰地理志合居在金城郡孟康注

經注湟水逕允吾縣北為鄭伯津與澗水合水出合居縣西北外初置酒泉郡補曰地理志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匈奴傳漢置酒泉郡以隔

絕胡與羌通之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師古音徒門反補曰地理志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敦煌郡武帝

後元元年分酒泉置應劭注敦大也煌盛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案武威今涼州府張掖今甘肅州府敦煌今肅州敦煌縣

列四郡據兩關焉補曰陽關在南玉門在北大率出南道姑羌在南道也武帝時圍車師出玉門迎軍元始中車師後王國開新道通玉門李廣利傳伐大宛天子使使遮玉門車師大宛在北道也而去胡來王亦守玉門關傳又言

自貳師將軍伐補曰此據昭帝時言之輪臺史記作命頭錢氏大昕曰臺頭聲相近顏君李廣利傳注輪臺國名渠犂武

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補曰貳師破大宛在太初三年至天漢二年渠犂六

國使使來獻是因伐宛而震懼李廣利傳貳師將軍漢使西域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

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補曰通鑑作漢使入西域者胡三省曰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辱為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懷祖先生曰胡解

職字亦未了職非職事之職職猶所也言自大宛王以殺漢使見誅西域國皆不敢輕忽漢使故漢之使西域言皆得其所也

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記伍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景紀曰令亡罪者失職武紀曰有

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管子明法解篇曰孤寡老弱不失其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

所亦謂之得職趙廣漢傳曰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彼注曰得職

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補曰各得其常所也是其證

今自哈喇淖爾至羅布淖爾有二道一由哈喇淖爾北一由哈喇淖爾南皆經羅布淖爾南至塔里木河之南岸巴罕噶順凡

千八百餘里地皆沙漠亭謂如下傳至校而輪臺渠犂皆有田

尉府脅諸亭之亭非秦法十里一亭也

卒數百人補曰此據昭帝時言之輪臺史記作命頭錢氏大昕曰臺頭聲相近顏君李廣利傳注輪臺國名渠犂武

帝紀臣瓚在西域胡國名蓋西域小國漢滅之以置使者校尉

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補曰西域屯田之官皆

護田積粟是也鄭吉以後改為都護遂無使者校尉之名而其

副猶稱副校尉後書云武帝置校尉領護西域宣帝改曰都護

即謂此使者校尉也通鑑以給使外國者穀以供之補曰據傳

有樓蘭負水僭糧送迎漢使又曰驢畜負糧須諸國稟倉又曰

南道人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倉又曰漢使至非以幣物

不得倉皆漢使因糧外國之證所以省齎糧之勞費得積穀以

威西國也使外國者通考引作外國使者或西域貢獻之使漢

以此為廩至宣帝時遣衛司馬屯衛侯司馬二十二官顏君元

帝紀注云衛司馬即衛尉八屯之使護鄯善以西數國補曰鄭

衛司馬鄭吉傳以待郎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補曰鄭

護鄯善以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補曰

徐廣注曰姑師即車師錢氏大昕曰車姑聲相近宣分以為車

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今吐魯番及奇臺縣阜康縣境分姑師

為車師前後國且彌東西國卑陸前後國蒲類前後國共入國

後書以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為車師六國不數西

且彌與卑陸後國者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

不自安矣補曰史記樂毅傳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

都犁胡次等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補曰匈奴傳神爵

入漢請和親其後日逐王先賢揮素與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

于初立凶惡日逐王先賢揮素與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

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

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補曰鄭吉傳神爵中

賢揮欲降漢使人與吉相間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

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

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宣帝詔曰都護西域

御覽引會稽典錄云鄭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鎮西域日逐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

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補曰顏君鄭吉傳注都猶大也總也揚雄言置城郭都護三十

六國謂置都護於城郭國也案鄭吉既破車師即并護北道故

封侯之詔已稱都護是都護之置在二年秋百官表作地節二

年初置誤以神爵為地節補曰通鑑注日逐

此傳作神爵三年亦誤僮僕都尉由此罷王既降西域諸國

咸屬於漢故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補曰是時匈奴內亂於是

徙屯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反鞬音居

經注以為自輪臺徙莎車第通檢漢書絕不見莎車屯田之事

且遠于烏壘千餘里非都護與田官相近之意疑莎車為車師

之譌徙田北胥鞬即下傳別田車師特水披莎車之地師古曰

經注已然是酈氏所見漢書已同今本補曰即下都護督

夷庚杜注云披猶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補曰即下都護督

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督視也補曰兼動靜補曰動靜二

外國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師古曰輯與集同補

為句日謂得便空行事

都護治烏壘城補曰今庫車城屬策特爾軍臺及其東車爾楚

松案蓋因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補曰舉陽關以該玉門

烏孫致誤水經注引作玉門陽關

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補曰渠犂西濱龜茲東川東濱敦

岸故土地肥饒自車爾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補曰鄭吉傳

楚南至河岸二百里莫府治烏壘城顏君注中西域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補曰

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秩比六百石後書西域傳序元帝置有丞司馬各一人侯五人

公卿表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侯五人

秩比六百石後書西域傳序元帝置有丞司馬各一人侯五人

皆稱有二人據表言校尉似祇一人徧檢前書如徐普刁護郭欽

謂特兵有戊校已校之分尉則兼戊己為稱吳氏又言兩都設

官之制不同先漢有戊校已校兵而尉之官稱則兼戊己後漢

有戊己校尉亦誤至戊己之名顏君說有二義一說戊己校尉鎮

安西域無常治處猶甲乙等各有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胡

以名官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胡

三省以為車師不當三十六國之中顏君前說為是吳氏仁傑

中又引王氏彥賓說戊己土也屯田以耕土為事故取為名松案諸說皆非校尉屯田車師亦非無常治者顏君前說亦不為得唯漢官儀厭勝之說為近蓋屯田校尉所以懷匈奴而安屯西域西域在西為金匈奴在北為水戊己生金而制水耳

田車師前王廷補曰後王廷近匈奴故不可田考漢時屯田常不久即罷至元帝時屯田車師前王廷方罷渠犂之屯是時匈奴

故陳湯傳言發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不言渠犂

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補曰匈奴傳擊匈奴蒲類

澤得單于使者蒲陰王蒲陰謂在蒲類之陰都護分車師後王

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補曰蒲類王舊在車師後國東今移於西蓋界烏孫都護得兼護之

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補曰匈奴傳呼韓邪單于鄧支單于皆遣子入侍事在甘露元年帝紀作五鳳

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弟入侍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

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補曰漢吳仲山碑出入敖詳亦借詳為翔

出陽關自近者始補曰傳敘諸國以南道始北道終自鄯善至烏弋山離南道也以次而西南其道經蔥嶺

東南以至嶺之西南由烏弋山離轉北而東至蔥嶺西得安息

四國東入蔥嶺經嶺中休循捐毒二國莎車傍蔥嶺西山之東

不當烏弋山離道故下蔥嶺經其國自南道北行至北道得

疏勒以次東北至焉耆焉耆之北即天山車師地於此終焉曰

娑羌孟康曰娑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補曰御覽引說文曰羌西娑羌戎牧羊人从人牧羊孟以兒音娑兒娑雙聲也顏

君音用蘇林說見趙充國傳注娑羌或單言娑羌充國傳奉娑羌

世將娑月氏共四千人論衡方今哀牢鄯善娑降附歸德娑羌

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補曰顏君匈奴傳注云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

去陽關千八百里補曰傳言去陽關者十四娑羌為最近鄯善為西域門戶烏壘為建治之所縣度為極險

之地五翎侯五小王所處不一皆特言陽關記其道里其餘往

來孔道兩關得通故所不言案宋祁校言越本八作六今校以

樓蘭去陽關長安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補曰長安漢京兆尹縣

縣地傳特於娑羌樓蘭兩國標去陽關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

去長安知陽關之去長安四千五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古

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補曰趙充

國傳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蓋與娑羌雜處者孔道張騫

傳作空道顏君注鑿空云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故西域傳

謂之孔道懷祖先生曰孔道猶言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

大道也老子道經孔德之容河上公注曰孔大也太元羨次五
曰孔道夷如蹊路微知說文云孔通也大道亦謂之通道今俗
語猶云通

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補曰勝音升通

鑑注曰勝任也勝兵者謂能操五兵而戰也傳

西與且末接古

通或言至案于闐言北與姑墨接而姑墨言南至于闐龜茲言

西與姑墨接而姑墨言東通隨畜逐水草不田作補曰後漢書

龜茲是因地為文非有異義隨畜逐水草不田作西羌傳南接

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仰鄯善且末穀師古

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仰鄯善且末穀師古

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補曰鄯善亦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

服刀劍甲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豹髀音俾又音陛

下無矛字釋名曰短刀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補曰姑羌種與

立西羌傳故因西域道里所經併言之

鄯善國本名樓蘭補曰水經注澤在樓蘭國北扞泥城故彼俗

謂是海為牢蘭海蓋海因國得名牢樓一聲

之轉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王治扞泥城師古曰扞音一胡反

樓蘭烏孫是未改國名之證王治扞泥城師古曰扞音一胡反

烏汪校本泥作尼案水經注扞泥城其俗謂之東去陽關千六

百里補曰魏書自玉門渡流去長安六千一百里補曰傳凡言

九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補國

侯補曰西域至輔國侯者卻胡侯師古曰卻音邱略反其字從

言卻胡擊胡者皆近匈奴之國焉者與鄯善有卻胡侯疏勒龜

茲有擊胡侯龜茲有卻胡都尉胡君危須焉者有擊胡都尉

危須又有鄯善都尉補曰西域置都尉者三十一擊車師都尉

擊胡君鄯善都尉補曰西域置都尉者三十一擊車師都尉

二人一在龜茲左右且渠補曰此與精絕繫國名為官擊車師都尉

車師君補曰西域凡置二人一在焉者各一人譯長二人補曰

凡置二十九人猶今之通事凡譯長二人者蓋亦分左右案諸

國官皆用其國人為之而佩漢印綬猶今之回部伯克第官制

亦非定於一時鄯善之名定於元鳳間其前不得有鄯西北去

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補曰即烏壘城也凡傳言至山國去都護治者五十一國

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補曰下云山國東南與鄯善且未接是在鄯善西北案水

經注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傳奪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

墨字顏君因為山居之說非也補曰佛國記鄯善寄田仰穀

每使樓蘭擊車師地沙鹵少田補曰其地崎嶇薄瘠

旁國穀也仰音牛向反補曰蓋寄田且末國出玉補曰今多葭

葦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柳白草似莠而

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

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

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為律裡音丑成反補曰

此數種徧西域有之不獨鄯善說胡桐形狀孟說為近淚者樹

之汁非必蟲食其性大寒治口齒可已焉疾白草顏君說是春

發新苗與諸草無異冬枯而不萎高三四尺性至堅韌以之織

物其用如竹惟哈喇沙爾城東特伯勒古地產者最堅實心可

為著宋祁曰注文工字別本作匠汪校本銀下無也字今字

民隨畜牧逐水草補曰魏書曰地有驢馬多橐它師古曰它古

何反補曰一切經音義橐駝又作駝同他能作兵與婁羌同初

各反又音託知水泉所出御覽引它作佗補曰張騫傳天子既聞

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

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

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

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

為然迺合因蜀犍為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驩出荏出徙出出焚

皆各行一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補曰史記大宛

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

使張騫傳漢使數百人為輩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樓

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補

道從車師故二攻劫漢使王恢等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

國當漢使空道漢使外國因以發難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恢亦作怪

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補曰大宛傳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

城邑兵弱易擊

補曰如張騫傳言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之類

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

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補曰元狩二年

置五屬國以處

昆邪休屠降眾及郡兵數萬擊姑師

補曰大宛傳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水

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

按功臣表從票侯趙破奴元封三年以匈奴河將軍擊樓蘭封泥野侯趙破奴傳亦云封泥

野侯在為匈奴將軍後一歲是先於元封二

年將屬國騎及郡兵擊胡三年乃擊姑師

王恢數為樓蘭所

苦補曰史記集解引徐

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

補曰案功臣表王恢

人補曰大宛傳

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

補曰案功臣表王恢

樓蘭姑師二

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

師古曰暴謂顯揚

舉動作因案是時惟大宛未通烏孫已

與漢和親不得言舉兵困之漢書義長

還封破奴為泥野侯恢

為浩侯

蘇林曰浩音吳補曰泥野侯封於四年

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

矣

補曰史記作酒泉列亭障至玉門言自酒泉郡列亭障至敦煌郡之玉門關也亭障者猶獮道有密艾亭廣至有昆侖障

大一百七十八

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間發兵擊之

補曰匈奴傳匈奴數使

昌為拔胡將軍及泥野侯屯朔方考之

武帝紀及郭昌附傳事當在元封四年

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

補曰武帝紀太元初年秋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

征大宛匈奴欲遮之

補曰太初元年李廣利引兵至郁成即還是

遮漢使且廣利士財數千皆饑罷不得言兵盛案廣利傳廣利

引還往來二歲歲餘出敦煌蓋再出兵在太初三年匈奴傳云

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

而去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間貳師將軍破大宛

斬其王還單于欲遮貳師兵盛不敢當

補曰李廣利傳出敦煌

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即遣騎因樓蘭侯漢使後

過者欲絕勿通

補曰因樓蘭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

補曰後距者居後以距

任文見匈奴傳是年擊為貳師後距

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

拒字依許義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

補曰太初二年漢以貳師將軍伐大宛使李陵將五校兵隨後見李廣傳任文之後距蓋亦隨貳師軍後故便道至樓蘭將詣闕簿責王師古曰以文簿一責之簿音步戶反補對曰小

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人居漢地上直其言遣

歸國師古曰以直亦因使候伺匈奴補曰通鑑何作司注云匈奴

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補曰樓蘭既虜復歸

凡十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

刑補曰三輔黃圖蠶室行腐刑之所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

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補曰即傳所謂後

介子刺殺樓蘭補曰據下傳文立王弟尉屠者漢復責其質子

在漢者是質漢亦遣一子質匈奴補曰即後王又死匈奴先聞

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聞樓漢遣使詔新

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補曰樓蘭

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補曰據此則安歸尉屠者於後

者為前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

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補曰史記索隱引近漢當白

龍堆之水草補曰匈奴傳注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

西域中魏書鄯善北即白龍堆案補曰大宛傳為發常主發導

即今噶順沙磧千餘里無水草補曰今經沙漢者皆預儲糧

日發導謂發負水僮糧送迎漢使補曰今經沙漢者皆預儲糧

僮送迎汪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

王欽傳懲艾霍氏顏君注艾師古曰艾讀曰後復為匈奴反聞

創也匈奴傳匈奴亦創艾師古曰艾讀曰後復為匈奴反聞

故匈奴數遮殺漢使補曰案傳介子傳樓蘭王殺漢使者衛司

所立其弟尉屠者降漢具言狀補曰匈奴語為名久在漢故曰降元鳳四

西域傳補注卷上

廣雅書局

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主

補曰傅介子傳介子謂大將軍

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平樂監功臣表作平樂廐監張安世傳放為侍中郎將監平樂屯兵蓋平樂觀也 介子

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

賜之

補曰傅介子傳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

語

補曰傅介子傳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壯士二人從後刺

殺之

補曰傅介子傳 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

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

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

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此作嘗歸紀傳

或因詔有安歸嘗為匈奴間侯之語連文致誤 馳傳詣闕 師古

音張戀反補曰漢官儀奉璽書使者乘 縣首北闕下

補曰北闕未央宮之

北門在北司馬門之北長安志引顏君注曰未央雖南嚮而上

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是則以北闕為正門又引關中記

日未央宮北有元武闕所謂北闕案蘇武傳宛王殺漢使者頭

懸北闕匈奴傳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下而陳湯傳言斬郵

支首懸頭藁街蠻夷邸間三輔黃圖以蠻 封介子為義陽侯

夷邸在長安城內或藁街即北闕下之街 補曰說

功臣表以元鳳四年七月己巳封 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

西胡國也段氏曰 為刻印章 補曰衛宏漢舊儀匈奴單于黃金

此時初製鄯字 于單 賜以宮女為夫人 補曰漢舊儀宮人擇宮婢年八歲 備車

于單 騎輜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曰李善二京賦注引張揖云輜

重有衣車也段氏云說文意以前有衣為駟車後有衣

為輜 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 孟康曰橫音光補曰三輔

一門曰橫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門門外有橫橋古韻橫光同

部水經注睢水逕橫城酈氏曰世謂之光城蓋光橫聲相近宋

祁曰清化本作丞相將軍百官景德監本及浙本作丞相率

百官無將軍字越本作丞相將軍率百官今注校同清化本 祖

而遣之師古曰為設祖道之禮也補曰顏君劉王自請天子曰

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補曰通考國中

有伊循城補曰馮奉世傳使大宛經鄯善伊循城案淮南倣真

紹傳作吳循循脩雙聲字水經注河水逕伊循城其地肥美

伊循城為注賓河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

是漢遣司馬一人補曰蓋亦八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補曰水經注云敦煌索勸字彥義有才略

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

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賓河河斷之日水

奮勢激波凌冒隄勒厲聲曰王尊建節河隄不益王霸精誠呼

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

鼓譟謹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滅灌浸沃衍胡人稱神

外國是伊循屯田之事也其後更置都尉補曰都尉秩尊於司

尉伊循官置始此矣補曰水經注言鄯善國治伊鄯善當漢道

大一百五十四

衝補曰說文作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補曰且末

和闐補曰說文作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補曰案水經注南河又東逕且末城北又

山又北逕且末城西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

南河且末河蓋今之克勒底雅河是且末在今和闐東境去

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補曰且末至鄯善七百二十里鄯善至

八百二十里其去陽關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

二十人補曰漢紀輔國侯左右將補曰西域置左右將譯長各

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補曰且

且末河蓋與尉犁以河為界尉犁云南南至小宛可三日行補

接鄯善且末是尉犁在且末東北界南至小宛可三日行補

顏君張騫傳注云不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按傳有言

馬行若干日者此當為步行據小宛去長安里數則且末至小

宛三百九十里是有蒲陶諸果補曰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西

步行可三日也

西域傳補注卷一

廣雅書局

通精絕二千里

補曰俗本作三千今從宋本改案下精絕國言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則且未通精絕正二

千里也魏書云且末西北方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豫知之即鳴而聚立理其口鼻於沙中

人每以為候亦即將塵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

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是即通精絕之路也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

師古曰打音烏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
補曰去陽關當

左右都尉各一人

補曰西域置左右都尉者十九國凡四十八人
西北至都護治所二

千五百五十八里

補曰以在且末南故遠三百里
東與婁羌接辟南不當道

師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補曰戎盧于闐難兜三國皆云南接婁羌而此與渠勒獨言東西者蓋小宛渠勒二國所據之山谷近於南其實羌包有南山此亦當云南也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

補曰去陽關當四千三百二十

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精絕

大一百三十四

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

補曰水經注南河又東逕精絕國北傳又言渠犂南接精絕是精絕北境以河為界過河即渠犂與都護治
南至戎

盧國四日行地阨陁

補曰說文阨塞也陁氏曰阨之言扼也陁俗作陁此漢書相治用俗字又案

說文陁字下云阨陁

西通打彌四百六十里

師古曰打音烏補

也是漢時有此語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

補曰去陽關當三千八百里
戶二

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

補曰漢紀以為小國傳凡無官之國十三僻遠國小

故所不具車師都尉及後城長不為國故亦無官

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

里東與小宛南與婁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補曰傳言不當道之國二

皆與婁羌相屬

打彌國

補曰史記作打采索隱曰打采國名也案打即扞字之譌彌采音同

王治打彌城

補曰漢紀作拘

彌

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

補曰打彌至精絕四百六十里精絕至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故扞

彌

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也

去陽關當四千七百八十里也

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

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

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

左右騎君各一人

補曰西域置騎君者十一國凡二十一一人

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

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

接

師古曰龜音邱茲音慈正言屈支也屈音居勿反補曰與龜茲接壤故賴丹質於龜茲

西通于闐三百

九十里

補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漢紀云拘彌去于寘三百里按後漢書永建四年于寘王放前殺拘彌王與自立其子爲拘彌王

是知接壤也

今名寧彌

補曰今謂孟堅作書時也扞彌爲寧彌亦猶樓蘭爲鄯善今名俗本作今日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

師古曰鞬音居言反

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補曰去陽

關當五千四百

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

補曰漢紀

大二百五十六

以爲小國 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婁

羌北與扞彌接

補曰不言南者戎盧在東于闐在西皆南接婁羌此南亦婁羌可知

于闐國

補曰史記作于寘索隱曰寘音田又音殿唐西域記作瞿薩旦那國注云俗謂之渙那匈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語也一切經音義梵言薩旦那此譯云地乳國其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因以名焉案爲今

王治西城

補曰後魏書云其地方互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新唐書其居曰西山城

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

補曰于闐去扞彌三百九十里扞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故于闐去

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也

去

陽關當五千一百七十里

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

二千四百人

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按新唐書言勝兵四千人蓋其時并有戎盧扞彌渠勒皮山五國地故兵強

也

輔國侯

補曰後書西域傳有輔國侯仁

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

補曰後魏書于

閩部內有大城五又云城東有大水城西亦有大水然則于闐所治之西城爲今額里齊城其東城或玉隴哈什城歟東西城

長蓋分

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

後魏書東去鄯善千五百里

南與姑羌接

補曰後魏書于闐在蔥嶺之北二百餘里今之雪山姑羌蓋在南山

也北與姑墨接

補曰今南北二河皆逕和闐北界姑墨在于闐北河之北也後魏書北去龜茲千四百里

之西

補曰水經注水皆西流補曰西域記言觀貨邏國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扼蔥嶺西

接波刺斯南大雪山

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案大雪山在于闐南山之南又東扼蔥嶺是觀貨邏地在蔥嶺西南縛芻

在其中境正

注西海補曰水經注引注于西海鄯當蔥嶺西矣氏言其水至安息注雷翁海其東水東

流

補曰後魏書于闐城東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亦有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按

此二水即于闐

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即中國河也補曰水經注引涼土異物志曰蔥嶺

之水分流東西入大海東

多玉石師古曰玉石之璞也一為河源蓋蔥嶺在于闐西也

書言城東三十里有苜蓿河

出玉石又曰山多美玉唐西域記言產白玉驚玉今和闐采玉皆于水所采皆璞顏君前說是注

中玉石二字

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補曰唐西域記所句迦國據宋本增

書蒲山國在于闐

南疑南為西之訛

大一百五十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

補曰後魏書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是皮山城亦曰皮城去長安萬

五十里

補曰于闐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皮山去于闐三百八十里故去長安一萬零五百里也去陽關當五千五

百五十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

補曰漢紀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

西南至烏秬國千三百四十里

鄭氏曰烏秬音鷄拏師古曰鳥聲如鷄拏耳非正音也補曰顏君讀烏為鷄鴉與鷄雙聲字案

皮山去都護四千二百九十二里烏秬去都護四千八百九十

言兩國相去千三百四十里疑有誤南與天篤接補曰張騫傳

之身毒國注引鄧展曰毒音篤又引李奇曰一名天篤浮屠胡是也後漢書杜篤傳又作天督一切經音義云天竺今作篤天

竺或言身毒或言賢豆皆譌也正言印度印度名月月有千名斯一稱也良以彼土賢聖相繼開悟羣生照臨如月因以名也

後書云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

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

水經注河水自蒲犁國東逕皮山國北亦與姑墨以河分界也

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

補曰後魏

書蒲山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按子合云東接皮山山西西接烏
秣賓云東至烏秣西南接烏弋山離是由皮山至罽賓必先
經子合與烏秣
不言者略也
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補曰子合云北接莎
車子合在皮山之西

北通莎車

烏秣國王治烏秣城
補曰後魏書權於摩國故
去長安九千九

百五十里
補曰皮山之去長安已萬五千里烏秣
遠於皮山不容去長安反近疑有誤
戶四百九十

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
補曰漢紀
東北至都護

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犁
補曰蒲犁云南接子
合是蒲犁又在子合

北西與難兜接
補曰縣度亦在國西
山居田石間
補曰水經注
作佃于石壁

沙石流漫寒風淒烈雖植麥豆少樹林乏花果
有白草
補曰後書

云西夜國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傳箭
鏃所中即死按此非鄯善之白草故別言之
累石為室民接手

飲
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
出小步馬
孟康曰種小能步也
師古曰此說非也小

大一百九十七

細也細步言其能蹠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謂其小種
乎補曰依顏君所說今俗謂之碎走但馬之能步能驟各各不
同豈一國所出盡能如一按唐西域記言此多出有驢無牛其

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則孟氏之說不為非也
西則有縣度
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補曰水經注引

而度故國
郭義恭曰烏秣之西有縣度之國山谿不通引繩
得其名也
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
補曰陽關之與都護相

去陽關都護道里差相似者蓋縣度與陽關皆偏南
故雖遠而路徑直也去長安當一萬三千八百八十八里
去都護治

所五千二十里
補曰據此文是烏秣城至
縣度者石山也
補曰

通典引作名山云在
谿谷不通
補曰谿谷御
覽引作谷溪
以繩索相引而度

湯槃陀國南四百里
補曰郭義恭言縣度之
國蓋後人因山為國耳

西夜國
補曰後書云西夜一名漂沙後魏書悉居半國故西夜
國也元和姓纂悉君古西掖國人是西夜又作西掖

王號子合王
補曰范史譏漢書誤以西夜子合為一國然考之
傳文依耐無雷烏秣言子合不言西夜莎車言西

夜不言子合此傳亦明言西夜與胡異復別言子合出玉石截
然為二國惟蒲犁下兼言西夜子合而水經注所引之古本仍

廣雅書局

西或專蒲生卷上

三

無西夜二字且漢書之例同有連言二國者如烏弋山離云與
犁鞞條支接尉犁山國云與鄯善且未接豈得以文義相屬遂
指為一國乎此傳所言地理證以他書皆是子合之事蓋漢書
西夜國王號子下有戶口兵數及四至之文傳本奪爛因以號
子與子合牽連為一范氏之論為不察矣後魏書云其王號子
治呼犍是號子者其王之稱徐氏管城碩記云西夜國王號為
句是猶未考後魏書也治呼犍谷師古曰犍音鉅言反補曰後
行四日入蔥嶺山新唐書子合在蔥嶺北三百里是呼犍為蔥嶺中谷名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補
去陽關當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補曰漢紀東北

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補曰佛國記法顯自于
國蓋于闐西通皮山西南與烏秣北與莎車補曰後魏書渠莎
由皮山以達子合蒲犁及依耐無雷國師
西北西與蒲犁接補曰蒲犁言南接子
合則此為西北也西夜與胡異補曰臣瓚武帝
日耐音皆西夜類也補曰五國同
類故壤相接西夜與胡異補曰臣瓚武帝
胡國名是漢時名西域為胡故後書梁冀傳馬援傳皆稱西域
賈胡說文謂之西胡段氏曰說文西胡凡三見言西胡以別匈奴

奴之其種類羌氏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補曰商頌箋氏
羌夷狄國在西方者蓋羌與氏為一隨
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補曰特言之
以別西夜

蒲犁國王治蒲犁國補曰蓋亦
蔥嶺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補曰
關當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補曰漢紀
以為小國東北至

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補曰蒲犁由莎車至都護治
當作二千三百一十二里東

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補曰子合云西接蒲犁北接莎車此
云東至莎車蓋東北也五當作七北至

疏勒五百五十里補曰疏勒在莎車北蒲犁在莎車西故得北
至疏勒水經注河水自依耐東流逕蒲犁國

北為蔥嶺南與西夜子合接補曰水經注引
無西夜二字西至無雷五百四十
里補曰蒲犁在無雷東
北西下當奪南字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補曰蓋越
依耐以耕種

俗與子合同補曰上言蒲犁類西夜此
言種俗同子合互文見義

依耐國王治補曰懷祖先生曰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
城此不言者闕文也下文難兜國王治同去長安

萬一百五十里補曰去陽關當五千六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

勝兵三百五十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

里補曰依耐由蒲犁至都護治當作二千五百餘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補曰依耐北

西接疏勒是莎車在依耐東北故蒙上爲文補曰依耐南接子合子合西南接烏

耐東北故蒙上爲文補曰依耐西南傳文奪之至無雷五百四十里補曰依耐南接子

耗西接難兜難兜西至無雷是無雷在依耐西南傳文奪之補曰依耐南接子

無雷距蒲犁五百四十里依耐在二國適中里數疑有誤補曰依耐南接子

至疏勒六百五十里補曰水經注河水自無雷東流逕南與子

合接俗相與同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補曰東北二

壤故得寄田無雷國王治盧城補曰懷祖先生曰此本作無雷國王治無雷

絕城也隸書盧字作靈其上半與雷相似故雷補曰東北二去長安九千九

百五十里補曰去陽關當五百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補曰漢紀以爲

小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補曰無雷由依耐蒲

千八百五十二里補曰無雷之東爲難兜難兜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補曰無雷之東爲難兜難兜

犁則蒲犁在無雷東北當補曰無雷之東爲難兜難兜南與烏耗補曰烏耗境蓋與婁羌犬

蒙上東北爲文南字衍也補曰烏耗境蓋與婁羌犬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

雷補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

嶺東爲今布魯特地身毒在南山南爲五印度地二國絕補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

遠顏君比而同之斯爲誤矣水經注亦誤以身毒爲捐毒補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

類烏孫俗與子合同補曰不言寄田者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補曰去陽關當五千六百五十里戶五千

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

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二十里

補曰水經注引南與婁羌補曰汪校引劉奉世以爲婁羌小國

而渠勒于闐難兜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補曰汪校引劉奉世以爲婁羌小國

得與婁羌相接必誤案通典曰敦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婁羌西補曰汪校引劉奉世以爲婁羌小國

西域傳補注卷一

廣雅書局

至蔥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口蔥茈羌白馬羌黃牛羌各有酋
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蓋同為羌種故傳以媧羌目
之劉氏以**北與休循**補曰水經注言河水自休循又經
為誤非也

月氏接補曰難兜西至無雷而二國皆西接種五穀蒲陶諸果
大月氏是無雷之北有大月氏境

有銀銅鐵作兵補曰有金與諸國同屬罽賓補曰唐西域記烏
曷邏闐補羅國無大君故作兵

長皆役屬迦涇彌羅國

罽賓國補曰隋書漕國在蔥嶺之北漢時罽賓國王治循鮮城
也舊唐書作在蔥嶺南按當以南為是

補曰後魏書罽賓國都善見城隋書曰都城方四里循鮮
御覽引作修鮮按循鮮之作修鮮亦猶伊循之作伊修

安萬二千二百里補曰去陽關當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補曰
云勝兵者七千七百里

大國也補曰唐西域記迦涇彌羅國周
萬餘人七千餘里自古鄰敵無能攻伐

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秣國二千二百五十里補曰烏
兜東難兜言東北而烏秣反言東者無雷言南

接烏秣蓋難兜之南有烏秣地正在罽賓東境

東北至難兜國

九日行補曰水經注河水自難兜又西逕罽賓國北

西北與大月氏補曰與大月氏
南與烏弋山離接補曰後魏書罽賓居在四山中

昔匈奴破大

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師古曰君謂為之君
也塞音先得反補曰

塞王大夏之王也案史記大夏在大宛

西南千餘里則罽賓在東不專於南

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

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補曰顏君張騫傳注
塞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按梁荀

濟論佛敎表言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
氏迫逐遂往蔥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譌轉以塞

種為釋種其說與顏君別然考牟子書言孝明時夜夢神人身
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傳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人號曰

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于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
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

臺石室是釋氏之法實出于大月氏大月氏國即塞王故
地也元和姓纂亦云塞姓天竺胡人之釋後即釋種也

自疏

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目宿

補曰史記大宛傳馬嗜苜蓿漢使其其**雜草奇木**補曰隋書漕
實來案今中國有之惟西域紫花為異

木等香石密半密黑鹽阿魏藥白附
子一切經音義云鬱金出罽賓國
檀欖梓竹漆師古曰欖音

也葉大而黑也補曰顏君以雅訓為說案廣韻欖下引山海經
云中曲山有木如棠而圓葉赤實如木瓜食之多力則欖別是

載此文即作檀槐是顏君所本
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

地下溼補曰都城西臨信生稻補曰顏君會貨傳注五穀謂黍稷麻麥豆是五穀不數稻故別

之冬會生菜補曰舊唐書其地暑其民巧雕文刻鏤補曰罽賓

坦其地鏤補曰隋書蔥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織

玉有鬼工治宮室補曰罽賓金銀鏤為屋以銀為地亦治宮室之事

罽補曰罽賓文曰罽邪交曰毼按說文罽魚網也罽西胡毳布也則罽當

作罽廣韻亦云罽補曰懷祖先生曰治會二字

也下文大宛俗者酒義與此同今本酒補曰懷祖先生曰治會二字

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補曰水經注罽賓土地平和

日市列上脫有字漢紀補曰懷祖先生曰治會二字

作有市肆肆即列也補曰懷祖先生曰治會二字

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張宴

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瀆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

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補曰通雅

云錢面錢幕謂背也故補曰懷祖先生曰治會二字

扁鵲傳爪幕謂按背穴補曰懷祖先生曰治會二字

牛頭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

搖軌以呼之沐猴即彌猴也補曰後書西域傳封牛一切經音

義引作羣又云周成難字作羣音如封反今有此牛形小膊上

有羣王氏廣雅疏證云彌猴聲轉為母猴說文曰為母猴也又

轉為沐猴孔雀御覽引魏文帝與朝臣詔曰前于闐王所上孔

雀尾萬枝文采五色罽賓近于闐故亦有之今回疆有孔雀

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

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眾

玉其色不恆今俗所用皆銷治石汁加以眾藥灌而為之九虛

皆有壁流離今本漢書注脫壁字讀者誤以壁與流離為二物矣壁與吹音相近又案元應所說孟氏言青色蓋有據也

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

頭勞數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補曰據隋書其王姓昭武唐西域記云土俗輕儇烏頭

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補曰百官公卿表關都尉

秦官武帝初置武帝紀天漢二年有關都尉張敞列傳有杜業幸遵為函谷關都尉甯成尹齊黃賞何恢翟宣陰識為關都尉

王復欲害忠忠覺之迺與容屈王子陰末赴補曰容屈王蓋其國小王如康居五

王其合謀攻罽賓殺其王補曰所殺者烏頭勞之子通鑑注以為殺烏頭勞非是立陰末

赴為罽賓王授印綬補曰蓋外國王惟漢立者有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補

劉昭百官志大將軍曲有軍候比六百石餘將軍亦有與陰末

赴相失師古曰相失意也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日懷祖先生曰琅當上本無鎖字後人誤取注文加之古者以鐵連環係罪人謂之琅當說文作銀鑄云瑣也琅當德即鎖德

也故師古云琅當長鎖也不得又於琅當上加鎖字又王莽以鐵鎖琅當其頸鎖字亦後人所加琅當其頸即鎖其頸不得又

加鎖字御覽引王莽傳有鎖字則所見本殺副已下七十餘人

已誤白帖引作以鐵琅當其頸無鎖字補曰張騫傳

多持節副使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

縣度補曰縣度在烏秬國西百二十餘里罽賓東北境二千一百餘里絕

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補曰通鑑繫此

事於河平四年杜欽說大將軍王鳳補曰杜欽傳徵詣大將軍莫曰前

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師古曰夫德莫大於有國

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

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補曰文選琴賦幽憤詩注李善兩引說文嫚嬌也段氏云

古無嬌字凡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補曰通考

懷祖先生曰為字涉下為字而衍慝使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

能為寇也感音苦頻反比音頻寐反補今縣度之阨非罽賓所

能越也補曰唐西域記烏刺尸國東南登山履險度其鄉慕不

足以安西域師古曰鄉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總謂

西域師古曰暴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補曰懷祖先生曰日本作

實見欺補曰非奉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

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

不屬漢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

差然辰間遼闊盈不過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

也經也故曰五更李廣傳注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鐺受一斗書

炊飯師古曰溫器也銷即銚今俗或呼銅銚尚時為所侵盜

無緣師古曰溫器也銷即銚今俗或呼銅銚尚時為所侵盜

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國或

貧小不能食補曰言不能供億或桀黠不肯給補曰如李廣利傳所謂

肯給會也擁疆漢之節餒山谷之間師古曰餒餓乞句無所得師古

亦乞也亦工大反補曰離一二句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師

乞有乞音與句轉注離一二句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師

日離亦歷也曠空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

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師古曰嘔音一口反補曰謂驢畜皆

頭痛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

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尚嘔吐山有毒氣病之所為也冬乃枯歇

故可又有三池補曰北史波知國有三池傳曰大者大龍王次

不祭多值盤石阪補曰西域記咀义始羅國東南行二百道陘

風雪之困盤石阪餘里度大石門水經注引作盤石之磴

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補曰唐西域記四境負山山嶺不測之深

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也崢音士耕反嶸音宏補曰後魏書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

之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補曰水經注引二千餘里乃到縣

度補曰佛國記云順蔥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

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旁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躡懸繩

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水經注以法顯所言即此傳屬賓

境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師古曰隊亦墮也靡散也隊音直人

墮執不得相收視補曰言彼此險阻危害

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兗豫青徐荆揚梁雍也

引顏君此注而益之曰此言禹迹也周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

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弊所

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非久長計也

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非久長計也

引作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道之不

注道之通鑑注引及汪校皆作遣之於是鳳白從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

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補曰陳湯傳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補曰去陽關當七千七百里陳湯傳服虔注山離烏弋

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

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屬賓補曰屬賓言西南與烏

北與撲桃師古曰撲音布木反補曰布木當作普木或撲為撲

割反之音與撲桃雙聲西與犁軒條支接

師古曰犁讀與驪同軒則僕達疑即撲桃也

日犁軒張騫傳作犂軒後書作犁軒音鉅連反又鉅言反補

記索隱引續漢書犂軒一名大秦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大秦

一名犁軒後魏書作黎軒條支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補曰後

史記作條支後魏書謂之波斯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補曰後

皮山西南經烏耗涉懸度歷屬賓六十餘日行國臨西海補曰

至烏弋山離國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

云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暑溼田稻補曰後魏書云氣候暑南北隋書云西去海數百里

其五穀惟無稻及有大鳥卵如鴛師古曰鴛鴦水餅也音於龍黍稷是與漢時異

二石鸞顏君駁之曰鳥卵如汲水之鸞耳無一二石也見張騫傳注後魏書云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倉草與肉亦

能嗽火唐杜瓌大倉國經行記云有駝鳥高四尺以上人眾甚脚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升

多補曰隋書勝人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師古曰

條支為外國如言蕃國也補曰善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同解在後書云為置大將監領諸小城

注云即今吐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後書西域傳注引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

非常妙安息長者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

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補曰史記索隱引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又

引括地象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後魏書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

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山西有王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

母山玉為堂云長者俗本作長老

近日所入云補曰後書引作西行二百餘日並糾漢書之失以還莫有至條支者聲教所阻非班君之病史記正義引魏略云

大秦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

月到風遲或一二歲烏七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野之貌補曰顏君於此傳及下烏孫國莽平同用此注案下文

有草木不必復言草莽莊子釋文云莽蒼近郊之色莽即莽蒼後說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補曰唐杜瓌大倉國經行記云粳

為長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葡萄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二一名耶塞蔓一名沒同師香草貴者有

二一名查塞萃會飲宮室市列補曰大倉國經行記云四方輻輳

一名契蘆茈錢貨兵器補曰唐書大倉國經行記云四方輻輳

肆駝馬驢騾充於街錢貨兵器補曰唐書大倉國經行記云四方輻輳

巷刻石密為廬舍錢貨兵器補曰唐書大倉國經行記云四方輻輳

波斯國古條支國土地平坦出金鏹石珊瑚琥珀車渠瑪瑙多

大真珠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鑛鐵銅錫朱砂水銀

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

者或為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頰形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

師子即爾雅所謂後貍也後音酸貍音倪拔音步葛反形亦類

有毛也音而昔音人庸反補曰後書章帝紀章和元年月氏國
獻扶拔師子二年安息國獻師子扶拔班超傳大月氏亦獻符
引續漢書曰符拔似麟而無角注俗重安殺其仁愛不妄殺也
補曰烏弋已入北天竺境故雜浮圖道後其錢獨文為人頭幕

書云天竺國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其錢獨文為人頭幕
為騎馬補曰言獨者諸國同屬賓惟此正異太平寰宇記條支
國市列錢貨其文為人幕為騎馬蓋引此傳而奪頭字

以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絕遠漢使希至補
後書云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補曰蓋
西南也

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蘇林曰番音盤補曰後書云居和犢城後
魏書安息國在蔥嶺西都蔚搜城隋書云

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補曰傳言大月氏西至安息
里數正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補曰東當從
當有誤字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

與條支接補曰後書云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
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

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屬賓

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補曰此又王死輒更

鑄錢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頸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
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補曰史記正

義亦引此文有卵大如甕四字御覽引突厥本末記云短人國
有大鳥高七八尺恆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
備蓋條支安息皆有此雀故後漢書云安息王獻條支大鳥時
謂之安息雀懷祖先生曰爵上亦有大字而今本奪之御覽漢
紀通典引並其屬小大數百城補曰後書云其東界
作大馬大爵木鹿城號為小安息地方數千

里最大國也補曰水經注引竺芝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訶條
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戶

近百萬最臨嬌水補曰嬌水即水經注所謂發原身毒之河水
大國也安息都城南臨嬌水故水經注云河水又西
逕月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商賈車船行苑國補曰安息西界臨
國南通考云今謂烏海河雷翥海又有陸道

繞海北行出海西至書革苑行為書記服虔曰橫行為書記也
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

大秦故車船輻輳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

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懷祖先生曰書革書字本作畫謂畫
革為字而旁行之以為書記也今作書革者涉下文書記而誤
史記大宛傳作畫革索隱曰畫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
音獲御覽水經注引並作畫革

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

相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

大鳥卵及犁靽眩人獻於漢補曰三輔黃圖云奇華殿在建章宮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寶火浣布

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曰張騫傳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為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

悅與俱巡狩乃安息東則大月氏應劭注曰鄧太后時西夷檀國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乃知世宗時鞞靽獻見幻人天子大

知古有此事

大月氏國王補曰汪校無王字治監氏城補曰史記大宛傳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布城即

監氏也後書作藍氏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補曰據改定龜茲當去長安一萬二千二百一十二里去陽關

不屬都護戶十萬補曰據改定龜茲當去長安一萬二千二百一十二里改定里數見焉耆下

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補曰史記正義引萬震南州志曰大月氏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

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便習東至都護

治四千七百四十里補曰當作四千九百七十四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

與屬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補曰御覽引異物志曰月氏俗乘四輪車或四牛或八牛所容

羊尾重者十斤割之供養尋生如故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

封橐駝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為封牛封音峯補曰後魏書迷密國獻一峯黑橐駝唐

杜瓌大會國經行記云其駝小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

而緊背有孤峯良者日馳千里故疆輕匈奴師古

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補曰顏君匈奴傳注控引也控弦謂能引弓者

本居敦煌祁連補曰據隋書月氏王姓溫居祁連山北之昭武城史記正義

間補曰據隋書月氏王姓溫居祁連山北之昭武城史記正義

山為祁連也河西四郡未開時武威張掖諸郡皆匈奴地月氏

安得居之故顏君張騫傳注易之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

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補曰案匈奴傳冒頓質於月氏月氏欲殺之冒頓亡歸故立為單于使右賢王擊走月氏事蓋在而老上單于殺月氏補曰懷祖先生曰月氏下脫王字當依張騫傳

孝文二三年間王通考引作殺月氏補曰案水經注引作殺其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

西擊大夏而臣之師古曰解在張騫傳補曰顏君於彼注證飲器為飲酒之器以韋昭晉灼注為非也都

媯水北為王庭補曰史記云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蓋大夏時都水南大月氏徙治水北也其

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補曰後魏書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

城因號小月氏補曰匈奴傳略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牧徙亦類匈奴趙充國傳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

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補曰史記云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共稟漢

使者師古曰同受節度也補曰漢使大月氏如中郎將江故雁門守壤是王氏鳴盛曰月氏既不屬都護豈有遠遷大夏

反受節度之理稟當稟給之義共與供同松案即上文所謂須諸國稟食也有五翎侯師古曰翎即翁字補曰張

騫傳有傳父布就翎侯李奇曰翎侯烏孫官名匈奴傳康居與諸翁侯計是烏孫康居皆有翎侯匈奴傳又言小王趙信為翁

侯一曰休密翎侯補曰數翎侯治和墨城補曰後魏書伽倍國故休密翎侯人居山

間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補曰五里最為紛舛據去都護言之則休密去雙靡九百里雙靡去貴

霜二千一百九十九里貴霜去肝頓二十二里肝頓去高附七

十九里據去陽關言則休密去雙靡二十里雙靡去貴霜二百

里貴霜去肝頓二百二十里肝頓去高附一千八十一里而休

密去陽關轉較雙靡為遠古籍流傳宜有為奪今各以後魏書

校正後魏書云休密翎侯在大月氏東一千五百里是當作去

都護三千四百七十四里去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補曰後魏書折

陽關六千二百一十二里在伽倍國西人居山谷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

千七百八十二里補曰據後魏書雙靡在休密西五百里當作

百一十三里二曰貴霜翎侯治護澡城師古曰澡音藻補曰後魏書

莫孫西人居山谷間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

里補曰據後魏書貴霜在雙靡西六十里當作去都四日肝頓

翎侯師古曰肝治薄茅城補曰後魏書弗敵沙國故肝去都護

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補曰據後魏書肝

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一百三十四五日高附翎侯治高附城補

里去陽關六千八百七十二里後魏書閻浮謁國故高附翎侯在弗敵沙南居山谷間後書言

月氏得高附在貴霜王併諸翎侯之後漢書數入五翎侯非其

實也尋其意旨蓋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

十三里補曰據後魏書高附在肝頓南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

南不當孔道則去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補曰高附之去大

陽關或近數十里補曰史記索隱居音王冬治樂越匿地師古曰樂音來

康居國渠正義居其尼反言康居國王治卑闐城至冬所居樂越匿地馬行七日至夏所

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以下去長安去都護皆據卑闐城言之

傳文疑到卑闐城師古曰闐音徒千反補曰大宛國言至康居

有奪誤卑闐城是卑闐為城名陳湯傳涉康居界至

闐池西疑城因池為名此建治之地而其王冬夏皆不居之猶

今哈薩克部以塔什干城為都會而其汗王冬夏各有游牧之

所惟死則反葬於塔什干城也哈薩克部即古之康居通考引

作治樂越匿地卑闐城以卑闐在樂越匿地誤唐西域記颯秣

建國都城周二十餘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補曰據下去都護

里極險固多居人補曰據下去都護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

一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去陽補曰據下去都護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

關當是八千二百八十八里補曰據下去都護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

補曰奪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師古曰王每冬寒夏

樂字補曰據下去都護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

補曰蕃內地大約在卑闐城之西烏孫在其東言去蕃內地五

千里不得去卑闐轉九千餘里也唐西域記云颯秣建國周千

六七百里東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補曰國小於

西長南北狹補曰國小於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補曰大

氏南道康居在北道而俗同者後魏書云康國者康居之後王本

於月氏人被匈奴所破西踰蔥嶺遂有其國枝庶各分王故俗同

爭補曰五單于者稽侯冊為呼韓邪單于薄胥堂為屠耆單于呼揭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為烏藉單于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補曰宣帝紀甘露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蕭望之傳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

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補曰荀悅漢紀郅支單于乃定其國而郅支單于乃殺吉送之郅支單于乃殺吉送之郅支單于乃殺吉送之

西阻康居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補曰案匈奴傳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疆恐見襲擊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使迎郅支單于置東邊合兵取烏孫郅支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

昭三年也補曰甘延壽傳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郅支單于陳湯傳建昭三年

車湯與延壽出西域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

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補曰通鑑繫於元延二年胡三省注云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言其非王子

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補曰不肯視同諸國都護郭舜數上言補曰舜為

都護當在補曰通鑑注云既遣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補曰案匈奴

非以失二國也補曰通鑑注言匈奴之漢雖皆受其質子補曰

遺交通如故補曰通鑑注三國亦相候司補曰通鑑見便則發

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補曰通鑑注謂自武帝以來以宗室女下嫁烏孫也然烏

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補曰服而絕而康居

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

王及貴人先飲會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啗音徒濫反補曰都護吏謂若

丞以下康居自以不屬都護慢易其使濫汪校作監故為無所省以夸有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

也補曰通鑑注夸者自矜耀其能傲漢也有國鄰國也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

市為好辭之詐也補曰通鑑注謂特欲行賈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

日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補曰蠻者夷狄通稱故匈奴亦謂之蠻匈奴傳故有威於百蠻又云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今

事漢甚備間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

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太卑而欲改志也空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以章

漢家不通無禮之國補曰通鑑注章顯著也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

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會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補曰敦煌郡

戶萬一千有奇酒泉郡戶萬八千有奇故為小郡康居在正道而蘇離奧鍵已入吐火羅境在蔥嶺西南故得從南道苦之通

考作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

讀曰疲耗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終羈音呼到反

縻而未絕補曰漢官儀馬曰羈牛曰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義受羈縻也陳湯傳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其

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與康居同俗

補曰史記正義引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闐蘇也又引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

也後書云奄蔡改名阿蘭聊國後魏書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史記正義又引括地志云奄蔡酒國也

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補曰說文崖高邊也言遠望不見高岸舉高以該卑後魏書粟特居於大澤向

奴傳雷郭吉不歸康居有小王五補曰陳湯傳有康居副一曰遷辱之北海上

蘇離王治蘇離城師古曰蘇音下戒反補曰新唐書史國或曰

城故地有鐵門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鐵西域記錫霜那國周千

四五百里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徑危險絕人

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者左右帶山山

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

以鐵網多有鐵鈴懸諸門扇因其險固遂以為去都護五千七

名出鐵門至觀貨邏國案此在康居極南境

百七十六里補曰去康居二百二十里隋書云史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去陽關八千二十

五里補曰較以去都護里數去陽關當八千四百六里此不二

日附墨王治附墨城補曰唐書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

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曰蘇離極南附墨極東而去陽三日窳匿

王師古曰治窳匿城補曰唐書石國或曰拓支曰拓折曰緒時

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

四日罽王治罽城補曰唐書言石南五百里為康則當作去都

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

五十五里補曰西域記自屈霜你迦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

六反鞞音治奧鞞城補曰唐書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

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補曰西域記捕喝國又西南五

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補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

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補曰據改定龜茲

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補曰

廣雅書局

西域傳補注卷上

百七十六里補曰去康居二百二十里隋書云史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去陽關八千二十

五里補曰較以去都護里數去陽關當八千四百六里此不二

日附墨王治附墨城補曰唐書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

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曰蘇離極南附墨極東而去陽三日窳匿

王師古曰治窳匿城補曰唐書石國或曰拓支曰拓折曰緒時

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

四日罽王治罽城補曰唐書言石南五百里為康則當作去都

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

五十五里補曰西域記自屈霜你迦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

六反鞞音治奧鞞城補曰唐書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

小於大 副王 補曰康居有副王後書 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

治所四千三十一里 補曰當作四千 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

一十里 補曰卑闐城在蔥嶺西北故以大宛為 西南至大月氏

六百九十里 補曰休循言西北至大宛西 北與康居南與大月

氏接 補曰三國境相接故張騫自匈奴亡嚮月氏西走乃至大

乃送之康居康居 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 補曰

俗同罽賓鳥七罽賓云種五穀地下溼生稻烏弋山離亦云暑

安息同俗大宛同安息 大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

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 補曰御覽載魏文帝詔羣臣曰中國

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銷脆而不酸冷而

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餒又釀以為酒甘於麴漿善醉而易醒

涼錄曰呂光入龜茲城胡人奢侈富於生養家有蒲萄酒或至

千斛經十 俗者酒馬者自宿 師古曰者讀嗜補曰俗通考作人

如中國種桑麻四月以宛別邑七十餘城 補曰史記云其屬邑

數十 多善馬 補曰通考引宋膺異物志曰大宛馬有肉角數寸

域圖記云其馬騮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 馬汗血 補曰藝文

多黑耳唯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 馬汗血 類聚引神

委於地蹄如升腕可屈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 言其先天

馬子也 孟康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

武帝紀應劭注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

如血號一日千里案汗從前肩膊出者本後書東平王蒼傳語

今伊犁馬之強健者前膊及脊往往有小瘡出血名曰傷氣必

在前肩膊者以用力多也前賢未日驗故不知其審汪校孟康

作師 張騫始為武帝言之 補曰史記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

師城是言者非 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 補曰據

一特自騫始也 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

張騫傳漢使壯 士車令等往也

西域傳補注卷

廣雅書局印

補曰大宛傳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漢使妄言

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妄言

日謂言辱宛王補曰大宛傳漢使怒妄言推金馬而去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宛傳其

東邊郁成攻漢使案李廣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

傳廣利傳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將兵前後十餘萬

軍唐書云東曹居悉波山之陰漢貳師城地人伐宛

補曰案李廣利傳初伐宛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

萬是不止連四年補曰伐宛始於太初元年宛人斬其王毋寡

首補曰顏君李廣利傳注毋寡宛王名獻馬三千匹廣利傳漢

取善馬數千匹中馬漢軍乃還補曰李廣利傳兵終不語在張

以下北牡三千餘匹漢軍乃還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後歲

駑傳補曰當作張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

蔡為宛王師古曰昧音秣蔡音干曷反補曰李廣利傳注

餘宛貴人以為昧蔡謂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謂古詔字補曰說

作相與共殺昧蔡立母寡弟蟬封為王補曰史記作遣子入侍

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數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古師

日抵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曰史記

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補曰水經注廣武城西南二

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為奇胡馬感

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夕至敦煌北塞外

長鳴而去因名漢使采蒲陶日宿種歸補曰齊民要術引陸機

其處日候馬亭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

宛傳作取其實來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

日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

京雜記云樂遊苑中自生玫瑰樹下多日宿一名懷風時或謂

光風風在其間常肅肅然照其光彩故曰昔菑懷風茂陵人謂

為連枝草述異記曰張騫昔宿園今在洛中昔菑懷風茂陵人謂

始於西國得之離宮館大宛傳作離宮別觀李善文選注離別

非一自宛以西至安息國補曰歷大月氏康居不斥言者康居偏北大月氏偏南雖頗異

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補曰今安集延種人

近爭分銖補曰漢書律麻志云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銖是百黍為銖故說文云十黍黍之重貴女子

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補曰以為正而決斷從之其地皆絲漆補曰懷祖先

無無絲漆不鑄鐵器皆言其與補曰鐵史記大宛不知鑄鐵器補曰錢徐廣曰多

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吳氏仁傑曰詳下文當從史記為正及漢

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降其

奉世言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器謂兵器大宛得漢黃白

諸國但有弓矛所謂它兵器者謂凡弓矛之外者也得漢黃白

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補曰黃金即漢所賜大宛幣吳氏仁傑

姑羌傳云山有鐵自作兵難兜傳云有銀銅鐵作兵越絕書赤錫雜銅為兵器

錫雜銅為兵器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補曰匈奴傳北服

言益西近烏孫案丁零為今俄匈奴嘗困月氏師古曰困苦也

羅斯國臨西海是得至安息補曰信如外國傳送會師古

事老上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補曰信如外國傳送會師古

會讀曰飲師古曰不敢雷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

會不市畜不得騎補曰畜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師古

音于萬反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補曰

後西域無侵軼事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回補曰計其道

記觀貨邏國東坳蔥嶺自觀貨邏西至坦密國其國東西六百

餘里又東至赤鄂衍那國其國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忽露摩

國其國東西百餘里又東至愉漫國其國東西四百餘里又東

至鞠和衍那國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獲沙國其國東西

三百餘里又東至珂咄羅國其國東西千餘里戶七百口五千

東接蔥嶺是蔥嶺西多小國桃槐即其類歟

勝兵千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

案此下疑有奪文

西域傳補注卷上

廣雅書局

休循國

補曰後漢紀作休修亦循修通

王治烏飛國在蔥嶺西

補曰唐西域記蔥嶺者據瞻部

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池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鍛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蔥故謂蔥嶺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水經注引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蔥嶺其山多大蔥御覽引西域諸國志曰蔥嶺

高行十二日可至頂去長安萬二千一百一十里

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去長安一萬六千二百二里

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八人

補曰漢紀以爲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

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

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

補曰與蔥嶺隔西岡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

補曰較捐毒近百一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

補曰大宛東南爲休循西南爲大月氏是氏出嶺外故傳云踰蔥嶺出大月氏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

補曰西域記言奔攘舍羅爲蔥嶺東岡此其西岡之谷歟去長安九千

八百六十里

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一萬三百四十二里去陽關五千八百四十二里戶

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

補曰漢紀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

至疏勒

補曰傳言自疏勒以北北休循捐毒是蒙上東南與蔥嶺屬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曰蔥嶺無南面此居蔥嶺中蓋近北也無人民西

上蔥嶺則休循也

補曰水經注河水西逕休循國蔥嶺之西水皆西流是知休循在蔥嶺外西北至

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

補曰與大宛烏孫皆隔蔥嶺衣服類烏孫隨水

草依蔥嶺

補曰唐西域記波羅川據大蔥嶺內本塞種也

補曰休循捐毒二國人山峻多雪不可耕故逐水草居莎車國

以為次 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 補曰南接西夜故備

之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

補曰以去陽關數減之當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 補曰疏勒又言南至莎車

互文以明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 補曰自莎車歷蒲犁依耐無雷皆迤邐而西南有

鐵山出青玉 補曰今葉爾羌河所經之密爾岱山出青玉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劄閭氏乃命劄閭氏供養六

師之人于鐵山之下天子祭鐵山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 補曰

楚主之子元貴靡及莎車王愛之莎車王子死死時萬年在漢

大樂皆長於萬年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

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

人不說 師古曰說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 補曰馮奉

世傳莎車與旁國攻殺漢所置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 補曰馮

莎車王并殺漢使者奚充國

時匈奴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

已屬匈奴於是攻劫南道與馮奉世 補曰衛尉屬官使送大宛客 補曰

案此蓋地節會衛侯馮奉世 補曰衛尉屬官使送大宛客 補曰

三四年事會衛侯馮奉世 補曰衛尉屬官使送大宛客 補曰

世傳奉世以衛侯使即以便安發諸國兵擊殺之 補曰奉世傳

持節送大宛諸國客即以便安發諸國兵擊殺之 補曰奉世傳

嚴昌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更立它昆弟

千人擊莎車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

子為莎車王還拜奉世為光祿大夫 補曰據奉世傳以為是歲

元康元年也 補曰據後書漢末有莎車王延天

疏勒國 補曰莽曰世善見後漢紀後魏書疏勒國在姑默西白

云佉沙國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號也正言王治疏勒城 補曰

宐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猶為訛也王治疏勒城 補曰

有兩城損中又作楨中頓中隋書云都城方五里案後書耿恭

傳之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 補曰疏勒遠於莎車五

非疏勒國地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 補曰疏勒遠於莎車五

七十去陽關當四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

千八百七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

二千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補曰後書班超傳有都尉黎食

番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補曰譯長言左東至都

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補曰當作二千南至莎車五百六十

里補曰實東南也後魏書疏勒國南有黃河有市列補曰後魏書云土多稻粟麻麥

沙國周五千餘里稼穡殷盛花果銅鐵錫雌黃錦綿唐西域記佐

繁茂出絹氈氍工織細氈氍統補曰後魏書云西帶蔥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嶺故踰蔥嶺者由之補曰蓋白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補曰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補曰蓋白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補曰

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九千二補曰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

兵八百人補曰漢紀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

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補曰當作千南與疏勒接山道不

通補曰疏勒都白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

大二百四十一

補曰徑道山徑之道也今自烏什至喀什噶爾驛程二千田畜

二百二十里而沿烏蘭鳥蘇徑路凡六百餘里殆猶是歟

隨水草補曰城郭國故田畜衣服類烏孫

近烏孫故隨水草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

番禺許之璇初校
北平史悠成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

大興徐松撰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下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烏孫國大昆彌

補曰未稱昆彌時稱烏孫王
匈奴傳以翁主妻烏孫王治赤谷城師古曰

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
補曰焦氏易林云烏孫氏女深目黑醜是其形異也烏孫舊治赤谷城
神爵中分為大小昆彌別為部大昆彌仍其舊治後魏書云居赤谷城後西徙蔥嶺中是烏孫在山南之證今阿克蘇城北鹽山土色純赤疑是其地陳湯傳鄧支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
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補曰溫宿之去長安當八千七百二十八里烏孫在溫宿北故里數略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

八萬八千八百人

補曰西域最大國相大祿補曰傳有中子大祿左右大將二人

補曰宋祁云楊本無左右二字案傳有大樂侯三人大將都尉補曰宋祁云楊本無左右二字案傳有大樂侯三人

各一人補曰各一人者有左右也傳有左右大大監二人大吏

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

里補曰以去長安較之當作千六百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

多雨寒山多松補曰陳湯傳支借康居兵擊烏孫烏孫不敢追西邊地莽平

烏孫之境西自捐毒之北東迄焉耆之北補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坦平也曰莽莽

五百餘里故曰地莽平倚山故多雨雪而寒補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坦平也曰莽莽

心一曰木名言松心者莊子所謂液滿言木名者此傳及左傳

傳音義滿郎蕩反又莫昆武元二反馬融傳注音莫寒反

田作種樹師古曰樹殖也補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

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很無信多寇盜最為強國故服匈

奴師古曰故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補後盛大補曰大宛傳

大二百九十九

民攻劬小邑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曰言羈羈屬之而

長少會單于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補曰匈奴傳歲正月諸

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技人畜計是匈奴朝會事補曰言西面北

鳥孫之地蓋並天山之陽直至焉補曰言西面北

者以北其東則車師是與匈奴接補曰言西面北

附康居補曰言北西與大宛補曰言西面北南與城郭諸國相

接補曰謂姑墨溫宿龜茲焉耆懷祖先生曰相字後人所加此

諸國接無相字補曰言西面北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

度大月氏居其地補曰南越者第謂南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

氏補曰張騫傳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

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為求食還見

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

壯以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

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

父怨遂西攻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補曰據張騫傳昆莫蓋殺月

破大月氏補曰其夫人臣大夏也顏君

彼注云以大夏為臣為之作君也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

種云補曰皆其民去之不盡者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補曰

敦煌之置在元鼎元年騫時無此郡補曰今烏孫雖疆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補曰

作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補曰妻以公主與為昆弟補曰匈奴傳劉敬奉宗室

兄弟以和親今用補曰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補曰班固於騫傳亦

綜其行補曰武帝即位補曰汪校引劉補曰令騫齎金幣往補曰騫傳言

事也補曰武帝即位補曰原父曰衍位字補曰拜為中郎將

二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補曰昆莫見騫如單于禮補曰師古曰昆莫

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補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補曰師古

騫大慙謂曰補曰據大宛傳騫補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補曰師古

賜謂將賜物補曰昆莫起拜其它如故補曰用單于禮補曰初昆莫有十餘

子中子大祿疆善將補曰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強能為將眾萬餘騎

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陼補曰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陼音

太子蚤死師古曰蚤謂昆莫曰必以岑陼為太子昆莫哀許之

大祿怒補曰史記作大祿怒補曰迺收其昆弟將眾畔謀攻岑陼補曰

史記作謀攻補曰昆莫與岑陼萬餘騎補曰常恐大祿殺岑娶補曰合別居

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補曰師古曰

其大總取羈屬昆莫補曰騫既致賜諭指曰補曰天子意指曉告之

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不

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師古曰遠又近匈奴服屬日久

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補曰冒頓死于孝文六七年間昆

鼎時年蓋補曰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騫補曰案騫使烏孫歸在元鼎

六十餘補曰二年明補曰因獻馬數十匹報謝補曰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補曰其使見

漢人眾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

擊之補曰是時匈奴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立為單于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

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至也屬音之欲反補曰烏孫在北山

里木河北岸皆下漢使之由南道者並南山下由北道者沿塔

在烏孫境南烏孫於是恐氏則出烏孫後使使獻馬補曰張騫

傳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補曰事在元封初天子問羣臣議

許補曰因議曰必先內聘補曰內納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

師古曰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補曰王建女於

武帝為孫行江都國除於元朔六年易王子侯者至元鼎五年免盡細君無寵故嫁外國自王建死至此十四五年賜乘

輿服御物補曰劉昭與服志公主油畫駟車服紫綬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為帶鑄飾以白珠今遠嫁特寵異

之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補曰案劉昭百官志諸公主每官日主簿一人僕一人私府長一人家丞一人直吏三人贈送

甚盛補曰玉臺新詠后崇王昭君辭序昔公主嫁烏孫昆莫以

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補曰案匈奴

為左屠者王是匈奴尚左昆莫先匈奴女者仍畏匈奴也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

水草而有城郭故得建宮室玉臺新詠引作自治室宮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

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

曰吾家嫁我今天一方補曰玉臺新詠作吾家之嫁我今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

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補曰顏君匈奴傳注曰穹廬旃帳也其

氈旃為氈之假借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師古曰食謂飯音飢補

字玉臺新詠作氈酪之便美也懷祖先生曰肉上本無以字後人以上下文皆八

字為句而此句獨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為室旃為牆

肉為食酪為漿皆相對為文不得獨於肉上加以字也御覽北

堂書鈔藝文類聚文選注引皆無以字松案玉臺新詠亦無以

字居常士思兮心內傷師古曰士思謂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師

日鵠音下督反補曰顏君昭帝紀注黃鵠大鳥一舉千里者非

白鵠也玉臺新詠作願為飛黃鵠兮還故鄉案謝莊懷園引漢

女悲而歌飛鶴是古本有飛字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

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補曰劉昭與服昆莫年

老欲使其孫岑陬尙公主補曰史記作昆莫曰我老公主不聽

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補曰言此者

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補曰官號不

官不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騎靡後書昆彌云師古曰昆

號而其人名獵騎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騎靡彌靡音

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其王號也補曰注為其王

號汪校無其字案烏孫人名多有靡字是其語音如此昆彌亦

仍其語音未必取意昆莫騎靡也錢氏大昕曰昆彌即昆莫彌

莫聲相轉莫之為彌譯音有輕重而名號岑陬尙江都公主生

未改非取王名之一字而沿以為號也漢復以楚王戊之

一女少夫師古曰公主死補曰公主在烏孫漢復以楚王戊之

孫解憂為公主補曰楚王戊景帝三年自殺妻岑陬補曰在岑

陬胡婦子泥靡尙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補

季父大祿即曰泥靡大以國歸之補曰約待泥靡翁歸靡既立

號肥王復尙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補曰上言岑陬胡婦子是

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車王補曰莎車傳言小子萬年

節中傳次曰大樂為左大將左大將樂長女弟史為龜茲王

絳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師古曰弟史素光皆女名補

傳此若呼翎侯蓋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匈奴

如五翎侯之比使四千騎田車師與匈奴為一補曰言二共侵烏孫唯天子幸

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補曰匈奴傳烏孫公主

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補曰常惠傳本始

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

補曰車延惡師二地名功臣表下摩侯冠支將家屬關入惡師居卽此地案匈奴傳以此事屬於昭帝公主上書時與此異

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越持公主來師古曰越讀曰促補曰常惠傳作使使脅求公主匈奴

不能出兵卽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欲隔絕漢昆彌願發

國半精兵補曰劉向傳安民自給人馬五萬騎補曰烏孫勝兵十八萬此五萬

騎是未得半故宣盡力擊匈奴惟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

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補曰匈奴傳本始二年漢

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

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遠將軍范

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

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

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遣校尉常

各二千餘里案宣帝紀是年秋調兵三年春乃出兵

惠使持節護烏孫兵補曰據惠傳公主昆彌遣使因惠言是惠

已自烏孫還至是又持節爲使功臣表常

君昭帝紀注云持節而爲使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

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補曰匈奴傳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

奴之西方接烏孫案匈奴傳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

蒲類澤烏孫先期至是從西方入者卽自蒲類之西矣谷蠡宣

帝紀注引服虔曰谷音鹿韋昭曰蠡音如麗反顏君谷從服音

蠡音落奚反後書杜篤傳作鹿蠡蓋音同假借字又後書和帝

紀注庭謂單于所常居此言庭者匈奴以獲單于父行及嫂居

次補曰常惠傳注引晉灼曰居次匈奴女號若言公名王犁汗

補曰匈奴傳言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又有左犁汗王

咸南犁汗王蓋次於賢王者左犁汗左或作右案在匈奴西以

右爲都尉補曰都尉在千長千長騎將以下補曰匈奴傳諸二

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四萬級補曰常惠傳作三萬九千級馬

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補曰常惠傳作得馬牛驢羸橐烏孫

皆自取所虜獲還補曰常惠傳烏孫皆自取鹵獲封惠爲長羅

侯是歲本始三年也補曰功臣表長羅侯以本始四年漢遣惠

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

補曰時公主亦應有賜後書耿恭傳大昆彌遣使奉宣帝時所賜公

主博元康二年

補曰通鑑考異以蕭望之於神爵元年為大鴻臚蕭望之則元康為神爵之誤

今案本始四年距神爵二年凡十一年烏孫有大功不應十一年乃往賜之不足據一也常惠傳惠因便道擊龜茲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霍光薨於地節二年若至神爵光死已八年不足據二也且傳敘龜茲事云常惠斬姑翼時烏孫公主正遣女至京比自京還龜茲又得請於元康元年來朝常惠傳明言斬姑翼而還未言復至烏孫不應烏孫是時遣女入京而惠遲至神爵不足據三也即以蕭望之傳推之傳云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常惠上書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非長策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惠上書云望之復以為不可蓋先是云者追敘以起復為不可之詞非直謂為大鴻臚時也此傳因之始云大鴻臚蕭望之舍本傳而用此傳不足據四也合諸傳考之蓋惠於本始四年賜烏孫地節元年即斬姑翼還京至元康二年詔遣常惠將兵揚威武車師旁其時車師王在烏孫故烏孫因惠上書是元康不誤

尚漢公主結婚重親

補曰謂結兩重姻親 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

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

補曰元康二年望之自少府遷左馮翊云大鴻臚誤 以為烏孫

絕域變故難保

補曰蕭望之傳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 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

大功

補曰元康二年去本始三年僅六年故曰新 又重絕故業 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

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

補曰取聘財 昆彌及太子 補曰太子即元貴靡 左右

大將

補曰汪校將下有軍字 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 補曰

取當為娶 上迺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

補曰弟子謂弟之

女弟行與宣帝為姑也宋祁校云越本弟下無 置官屬侍御百

子字案楚主在烏孫已四十年不應尚有少弟

餘人

補曰用細君故事 舍上林中學烏孫言 師古曰舍止也補曰 天子

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

補曰平樂

觀在上林中武帝紀元封六年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觀東方朔傳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使長羅侯 補曰汲古閣本作長盧誤 光祿大夫惠為副 補曰蕭望之傳神爵二年遣長

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補日出塞出玉

東門陽關也趙充國傳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

貴人共從本約補曰從岑陁之約蕭望之傳立岑陁子泥靡代

為昆彌號狂王補曰蓋以不與主和號曰狂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

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補曰蕭望之傳作責還迎少主

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補曰蕭望之傳作亡堅約前公

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師古曰竟讀曰境此已

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

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補曰通鑑注繇古徭字通蓋公主在絕域贈送之使興發勞人其原

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補曰楚主時生年將六十

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

大三百三十六

昌送侍子補曰通鑑注候衛候也為和意之副侍子前所送在京者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

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刃下師古曰不

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師古曰不

解去補曰通鑑繫此事於甘露元年非也蓋在五鳳中漢遣中郎將張遵補曰蓋期持

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補曰下傳言金二十斤繒三百匹此繒字下似有奪文因

收和意昌係瑣補曰通鑑注係瑣即今鎖索也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補曰和意

昌蓋繫在烏壘故從尉犁行觀此知漢北道近河北岸在今道之南也車騎將軍長史張翁補曰

公卿表前後左右將軍皆有長史雷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補曰期門中

等還長安故翁雷也下副使季都蓋亦同時使者主不服叩

頭謝張翁梓主頭罵詈師古曰梓持頭髮也金日磾傳梓胡投何羅殿

下晉灼曰胡頭也蓋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李都別將醫養視

持頭持頸皆曰粹狂王從十餘騎送之補曰但言送都是翁時已還故言別將

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補曰公主和意謀殺狂王固漢意也特以不死

獲罪和意耳張翁季都之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

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補曰即今冰嶺以東至博羅

故曰北山此又烏揚言母家匈奴兵來補曰北山之陰為今伊

也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

賢補曰據趙充國傳辛武賢以神爵元年自酒泉太守為破羌

將軍二年五月罷歸酒泉太守官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征

烏孫是討烏就屠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

鞬侯井以面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湧出在白龍堆東

穿渠於卑鞬侯井以西案今敦煌縣引黨河穿六渠經縣西下

流入疏勒河歸哈喇卓爾淖爾西即大沙磧豈古六通渠遺跡

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補曰通渠轉穀欲水運也廬倉謂建倉國朝雍正中大

將軍岳鍾琪於黨河議行水運詳初楚主侍者馮嫪師古曰音

也故以為名補曰詩陳風佻人僚兮傳僚好貌釋文僚本亦作

嫪說文嫪女字也僚好貌方言鈔僚好也蓋僚嫪通婦人以為

美稱顏君訓能史書補曰通鑑注史吏也史書猶言史書案段

許皇后王尊嚴延年馮嫪後漢孝和帝和熹鄧皇后順烈梁皇

后北海敬王睦樂成靖王黨安帝生母左姬魏胡昭史皆云善

史書大致皆謂適於時用如貢禹傳云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

為右職又蘇林引胡公云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者給諸佐

府也藝文志言史書令史亦謂能史書之習事補曰通鑑注內

令史然則胡氏謂史書為吏書意亦通也習事補曰通鑑注內

域諸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

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補

段會宗傳為西域都護三歲更盡還如涓日邊吏三歲一更今

鄭吉自神爵二年為都護至甘露元年已八年不更者或吉時

未定制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

恐曰願得小號

補曰願得小號

宣帝徵夫人自問狀

補曰此必鄭吉上書言之

遣謁者竺次

補曰謁者屬光祿勳

期門甘延壽為副

補曰謁者秩比六百石期門比郎而為之

副其侍郎郎中歐甘延壽

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

傳遷為郎試弁為期門

服虔曰錦車以

錦衣車也補曰通鑑引此注

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

屠或仍居北山中常惠蓋與

補曰以上廿後

昆彌

補曰以上廿後

烏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眾

補曰烏就屠前與諸翎侯俱去

將三校

補曰陳湯傳引軍分行別為六校顏君謂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案辛慶忌傳時為右校丞是分中左右

屯赤谷因為分別其人民地界

補曰辛慶忌傳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

赤谷城與歙侯戰陷陣卻敵蓋分其人民有不從者故與之戰

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

補曰是時戶不足十二萬餘萬也以上當為二年事

然眾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鴟靡

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

補曰據下文言孫三人此處衍烏字懷祖先生曰孫男女三人者公

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

主之孫男孫女共三人也御覽引此無烏字

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

補曰案宣帝紀三年冬

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

補曰蓋黃龍元年

元貴靡子星靡代為

補曰劉昭百官志云公主子孫奉墳墓于京都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

大昆彌弱

師古曰言其尚幼少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

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焉

補曰俗本送下有烏孫二字都護韓宣

吉當在元帝初

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

補曰通鑑注漢列侯今特賜之

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

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為都護

補曰段會宗傳竟寧中以社陵合五府舉為西域都護案竟招
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人眾亡畔者皆招而還之星靡死子

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讀與撫同

離子安日為小昆彌補曰案段會宗所立日貳亡阻康居補曰陳

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

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

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即日貳攻圍之事案段會

宗以竟寧元年為都護此事在建始漢徙已校屯姑墨師古曰

兩校兵此直徒已校也補曰以上為安日使貴人

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都護廉

衰補曰段會宗以建始二年更盡廉衰當以三年代廉衰見賜

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補曰以上為建後安日為降

民所殺補曰安日之立蓋已十二三年段會宗漢立其弟未振

將代補曰段會宗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

西域此為使西域之一在永始二年漢立其弟會宗師古曰

彌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人牧師古曰勿

中恐其相擾也補曰入牧疑當謂入所收為稅猶國中大安和

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小昆彌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

翎詐降刺殺雌栗靡補曰案段會宗傳在立末振漢欲以兵討

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補曰段會宗傳不載此持金幣與

都護圖方略補曰段會宗之再為都護更盡於鴻嘉二年自鴻

康居下有都護郭舜據傳贊敘郭舜於廉衰後立雌栗靡季父

孫建前則舜正在永始時此云都護或即舜歟

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補曰伊秩靡或大樂子漢没人小昆彌侍子在

京師者補曰為其有罪久之大昆彌翊侯難栖殺末振將補曰段會宗

病死與未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日安

此異日之子名安犁靡補曰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補曰宋祁校越本無責字案汪

校亦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邱師古曰還賜爵關內侯是

無歲元延二年也補曰段會宗傳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邱會宗畱所發兵

塾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邱責以未振將骨

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邱即手劊

擊斬番邱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

孫即誅番邱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

百斤案此為會宗使西域之三會宗以翊侯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為漢合於

討賊奏以為堅守都尉補曰以賞功特置此官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栗

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補曰劉昭輿服志注引東觀書云公侯金印紫綬中

二千石至四百石皆銅印墨綬末振將弟卑爰憲師古曰憲音竹二反補曰按匈奴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

庶子卑援憲翁侯人眾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

間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

人毆牛畜去卑援憲恐遣子趨遂為質匈奴即其人也爰援通

息夫躬傳注蘇林曰憲音欬噓之憲晉灼曰音詩載龜其尾之

憲匈奴傳注服虔音獻本共謀殺大昆彌將眾八萬餘口北附

捷之捷顏君以晉音是康居補曰以番師古曰藉借也補兼并兩昆彌補曰

康居補曰以番師古曰藉借也補兼并兩昆彌補曰息夫

躬專烏孫兩昆彌弱卑爰憲強盛居疆地師古曰藉借也補兩昆彌畏之親倚都

護師古曰倚依附也音於綺反補曰段會宗哀帝元壽二年大

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補曰哀帝紀二年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

來朝案匈奴傳是時至元始中卑爰憲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

為歸義侯兩昆彌皆弱補曰案王莽傳言大昆彌中國外卑爰

憲侵陵補曰謂侵陵兩昆彌都護孫建襲殺之補曰段會宗傳稱都護孫建在建平中不應元始中

尙在西域 **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 師古曰或再任也

或威制之故多事也補曰王莽傳始建國五年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莽見匈奴諸邊益侵意欲得烏孫心迺遣使者引小

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誦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

上非所以有禮誼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

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烏者先畔殺都護但欽

姑墨國 補曰莽曰積善見袁宏紀後魏書作姑默唐西 **王治南**

城補曰後書班超傳姑墨有石城唐西 **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

里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八千 **戶三千五百**

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 補曰漢紀不言姑墨侯輔

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

一千二十一里 補曰宋祁校云監本作千二十里晏本作二千

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 補曰自姑墨南行度額爾河經大

沙磧至于闐沙行往往失路難以里

計北與烏孫接 補曰姑墨之北山皆烏 **出銅鐵雌黃** 補曰今滿

上下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 補曰唐西域記跋祿迦國土宜氣

蓋壤地相 **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 補曰亦以壤

接故同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 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領

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

因以為名補曰地理志張掖郡有居延縣安 **去長安八千三百**

定縣有月氏道上郡有龜茲縣蓋亦類此

五十里 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八千 **戶二千**

七百二十八里去陽關四千二百二十八里

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 補曰漢紀以 **輔國侯左右將**

為次大國

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

十里 補曰據改定里數當 **西至尉頭三百里** 補曰後魏書尉頭

在溫宿北蓋西兼 **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 補曰水經注水導姑墨西北歷

鄯善 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補曰後魏書溫宿在姑默西北今阿克蘇城至滴水崖二百八十里

龜茲國 補曰唐書龜茲一曰邱茲一曰屈茲唐西域記作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 王治延城

補曰後書班超傳注引作居延城唐書王居伊邏廬城唐西域記屈支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後書班超及梁謹傳龜茲又有

它乾城秦唐書自焉耆西南經二大河至龜茲二大河者今海都河及舊時龜茲東川也延城蓋在今渭干河北岸 去長

安七千四百八十里 補曰據改定里數當作去長安七千七百八十八里去陽關三千二百八十八里

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

十六人 補曰漢紀以 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

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 補曰後書班超傳有左將軍 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

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 補曰龜茲四達卻之國故有四部

胡君三人譯長四人 補曰蓋亦分 南與精絕 補曰亦隔河相接 東南與

且末 補曰後書班超傳注引 西南與杆彌 師古曰杆音烏補曰杆彌云東北與龜茲

大二百七十四

接 北與烏孫 補曰據後魏書龜茲都城在白山南一 西與姑墨

補曰唐西域記龜茲西行六百餘里經小積至 能鑄冶 補曰梁書

改祿迦國水經注龜茲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 有鉛 補曰唐西域記土 東

劉之遴傳外國澡灌一口有銘云元 有鉛 補曰唐西域記土 東

封二年龜茲國獻是能鑄冶之證 補曰三蓋五字之訛見下焉

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補曰三蓋五字之訛見下焉

里餘 烏壘 補曰水經注云治烏壘城今傳文奪之 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 補曰

亦小 城都尉 補曰蓋掌一城之 譯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 補曰

國同治應別有垣墉以處將吏如今西域回城中別 其南三百三

十里至渠犂 補曰水經注於渠犂下云西北去烏壘三百

渠犂 補曰武帝紀天漢二年渠犂 城都尉一人 補曰水經注言

六國來獻鄭吉傳亦作渠犂 城都尉一人 補曰水經注言

西川枝水合流逕龜茲城南合為一水水間有故城屯校所守

也酈氏之意以水間故城為渠犂田官之城是田官不與渠犂

同城之證第渠犁在龜茲東南不應田官在龜茲之南戶百三

案後書云班超定西域居龜茲是故城或超所居耳東北與

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八補曰鄭吉傳發渠黎

尉犁補曰敦薨水自今博斯騰淖爾溢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

接補曰且末之通精絕二千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補曰

注敦薨水又屈而南逕渠犁國蓋鄯氏之意以河即敦薨水今證以目

也又東南流逕渠犁國蓋鄯氏之意以河即敦薨水今證以目

驗知其不然敦薨水即今海都河水經注亦明言出焉耆之北

敦薨之山其水不得至龜茲一也渠犁在烏壘東南敦薨水去

之尚遠不得逕其國西二也龜茲東川正由渠犁東南入大河

敦薨水果出渠犁西則隔于東川無由達河三也蓋敦薨所經

者尉犁之西水經注所謂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犁國者也渠

與尉相亂耳此云西有河謂龜茲東川今之烏恰爾薩伊河水

經注云東川水逕烏壘南又東南注大河所謂烏壘南即渠犁

之西今烏恰爾薩伊河已不與大河通而故道尚存由渠犁之

西沂河可達龜茲東界知水經注所引史記即此傳文者馮商

等撰漢書在哀平閒猶名史記至明帝時猶稱班固私作史記

故鄯氏又於焉耆下引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黎

漢通西域在太初三年鄭吉傳自張騫通西

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是時軍旅連出師

行三十二年補曰自元光二年賣馬邑誘單于絕和親為用兵

十二年海內虛耗補曰張湯傳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征

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補曰武帝紀征和二年匈奴

匈奴傳單于立六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征和二年單于

六年匈奴傳又云其年貳師降是以貳師降為二年事而武帝

紀功臣表李廣利傳皆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

作三年是匈奴傳誤搜粟都尉桑弘羊於與丞相御史補曰通鑑

太始元年自大司農貶為搜粟都尉與丞相御史擊此事征

和四年其時丞相為田干奏言故輪臺以東師所屠故稱故宋

秋御史大夫為商邱成捷枝渠犁皆故國補曰水經注東

補云舊本以東有以字當除之捷枝渠犁皆故國補曰水經注東

考異及越本無以字當除之捷枝渠犁皆故國補曰水經注東

有漑田五千頃以上

補曰皆引河水漑之後魏書云輪臺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黃河也

西域傳卷下

廣雅書局

處溫和田美補曰今回疆恆暖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

劬國少錐刀貴黃金綵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錐

刀及黃金綵繒與此劬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補曰錐

如闕賓烏弋安息皆有錢貨惟渠黎劬國少此故貴黃金綵繒

謂是也錐刀字見左傳杜注錐刀喻小事也若少錐刀恐無

日金黃金也荀悅漢紀作黃鐵吳氏仁傑曰舜典金作贖刑孔傳

金銀銅鐵總名為金黃金黃鐵皆今之銅也采繒漢紀作錦繒

顧氏炎武曰不可乏當作可乏懷祖先生曰此承上文而言

給足不之也二之字之間不當有可字此涉臣愚以為可遣

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補曰欲分田卒故增

各舉圖地形補曰李陵出居延北至浚稽山舉圖通利溝渠

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師古曰益多也補曰冊府元龜引張掖酒

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補曰軍法部有軍司馬曲有軍候又有

拆也候望也言開屬校尉皆領於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

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補曰顏君文帝紀注曰置者置傳

者曰乘傳用馬者曰騎驛又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

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累音力瑞反重音

傳匈奴悉遠其累重案劉屈氂傳重馬傷耗顏君注曰重謂懷

孕者也是人畜皆得稱重魏晉閒又或稱為累如樂賈不得奉

徙如今新疆之客戶就畜積為本業師古曰畜讀曰蓄補曰即

紀作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補曰水經注敦薨水又西

田酈氏以為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補曰通鑑注時烏孫王尚

以輔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更反補曰昭帝紀有丞相徵

事任宮文頴注曰徵事丞相官屬位差尊掾屬也張晏曰漢儀

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減罪免者為徵事絳衣

奉敕賀正月衛霍傳有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案徵事以二千石不以臧罪免者嚴敕太守都尉補曰前漢之制郡有太守有都尉

明燹火補曰漢舊儀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補曰費誓

時芻芟疏引鄭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補曰蓋以貳師降恐西國畏匈

安補曰芻芟也臣昧死請補曰獨斷云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上酒

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補曰通鑑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補曰高帝紀如涪注

引漢儀注明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又惠帝紀應劭注曰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

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口增三十是百五十為一算其時有司有此奏而未行故蕭望之傳張敞曰先帝征行三十餘年百姓

猶不加賦是重困老弱孤獨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

臺西於車師千餘里補曰以今道里計之輪臺在車師前部西南一千三四百里前開陵侯

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補曰功臣表開陵侯成婉以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據後傳事

在征和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補曰六國皆近車師者三國外或且

末山國焉耆歟子弟非必侍子案征和元年樓蘭請其侍子以下蠶室不遣是別有子弟也皆先歸發畜食

迎漢軍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補曰六國之王共

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讀曰

飲補曰車師降後便罷遣諸國兵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

而諸國兵已匱乏不能供億漢軍不足以竟師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向

師時軍食尚多而士所載疆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

以歸者不足自給言道遠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補曰明年始置敦煌郡故第言酒泉吏卒起張

掖不甚遠補曰遺酒泉吏卒出玉門迎軍又使張掖然尙斯雷

甚眾師古曰斯音斯補曰斯雷即宿雷宿雙聲字曩者朕之不明

以軍侯宏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補曰城蓋長城馳言秦人

我句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句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補曰通鑑注云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為

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為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馳言者馳馬東言也松案匈奴傳衛律謀鑿城藏穀與秦人守之亦以漢降匈奴者謂之秦人又漢使者久留不還補曰通鑑注久留不還謂蘇武等也故興

師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興軍而遣之補曰汪校欲以為使者威

重也補曰師古曰興軍而遣之補曰汪校故使匈奴畏而歸之師古曰興軍而遣之補曰汪校欲以為使者威

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著龜也補曰洪範所言者是迺者以縛馬

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為文學謂學

經書之人補曰御史謂御史大夫二千石者太子太傅少傅將作大匠詹事大長秋典屬國水衡都尉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

皆是大夫郎者郎中合屬官大夫謂太中大夫中大夫大夫光祿大夫郎議郎中郎侍郎郎中文學郎大夫郎之堪備顧問者武帝

紀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補曰郡屬國都尉謂郡守及郡

大二百三十三

與屬國之都尉泥野侯以巫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補曰

縛兵敗或以為欲以見疆師古曰見顯示補曰亦圍者箝馬見

之兆或以為欲以見疆師古曰見顯示補曰亦圍者箝馬見

劉蹟考異無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夸張也視亦讀

式字故除之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夸張也視亦讀

見疆知其易之補曰謂以易卜之張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

不足也易之補曰謂以易卜之張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

繇曰枯陽生華象曰枯陽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補

曰大過上五體震五在震下為馬足巽為繩兩巽相承縛馬之

象大過乾老坤生坤為鬼方匈奴困敗補曰此占者之詞凡對

震為驚走故曰匈奴困敗匈奴困敗補曰此占者之詞凡對

下又雜考之星氣占筮也懷祖先生曰匈奴上脫曰字曰者眾

人之言也大過九五象傳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眾皆曰匈

奴必困敗矣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為吉

漢紀有曰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為吉

補曰通鑑注公車方士方士之待詔公車者太史屬太常治星

習為天文之家望氣如周官之眠祿者皆屬太史太卜屬太常

有令丞治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又曰北

直之翻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又曰北

伐行將於蒲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牽行也蒲山山名也

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牽行也蒲山山名也

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補

作十言卜諸將孰吉則貳師最吉也下文云卜漢軍一將故朕

親發貳師下蒲山補曰按匈奴傳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

右大都尉與衛律要擊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

漢軍於夫羊句山狹日言不效也繆妄也補曰惠氏棟易漢學引程舜俞集筮法師

春曰大過木兆卦也外克內應克世之兆所以敗也惠氏又云

大過震游魂故云木兆卦五動又成震初六辛丑土乃震之財

故云外克內然大過九四丁亥水也而受制於辛丑之土九四

立世初六為應故云應克世當時諸臣以漢重合侯得虜侯者

為內卦匈奴為外卦故皆云吉而實反謬也重重合侯得虜侯者

補曰是時重合侯莽通將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

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羊牛

蓋匈奴有此巫蠱之術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

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補曰漢將尚有商邱匈奴常

大一百七十九

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師古曰能音耐補曰鼃錯傳風雨

狼走千羊補曰此亦述匈奴之言謂因失一狼千迺者貳師敗

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并自離散也補悲痛常

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阻之處開

隧顏君注曰隧謂深開小道而避敵鈔寇也依說文是擾勞天

下非所以優民也補曰詩大雅傳云優渥也今朕不忍聞大鴻

臚等又議欲募囚徒補曰百官公卿表征和四年大鴻臚戴送

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師古曰伯讀

恥不為況今大漢也補曰通鑑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

問以所聞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補曰通鑑注提

兵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辛

苦而羹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師古曰言邊塞有闕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

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羹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

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補曰顏君武帝紀注云計者上計簿

唐謂朝集使也得者登也言上集之簿亦不登載得登雙聲字

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

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補曰生當今務在禁苛暴補曰禁長

止擅賦補曰通鑑注漢有力本農補曰謂勸修馬復令孟康曰

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

此復修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

方曰反補曰亭養牝馬又見昭帝紀應劭注顏君所以補缺毋

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

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補曰即所謂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

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補曰據外威恩澤

侯表車千秋以征

和四年六月丁巳封通鑑注云富民侯食邑於沛郡斬縣又引

顏君注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案車千秋傳千秋年

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因號曰車丞初貳師將軍

相是稱車千秋者在昭帝時表傳皆據其終言之

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補曰貳師後行攻輪臺還過龜茲在

杆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

漢龜茲何以得受杆彌質補曰匈奴背漢受樓蘭即將賴丹入

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補曰武帝時欲田以杆彌太子

賴丹為校尉補曰即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

補曰渠犂在東輪臺在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

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補曰輪臺為今玉古爾地在

城南即龜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補曰如陰漢未能

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補曰事在便宜發諸國兵師

日以便宜擅發兵也補曰常惠傳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合五萬人攻龜茲補曰常惠傳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

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補曰常惠傳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責以前殺校尉賴丹補曰常惠

先遣人責其王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我補曰常惠

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補曰常惠傳時烏孫公主遣女來

至京師補曰楚主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補曰漢制郎中令屬

右中郎將號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郡國補曰漢制郎中令屬送主

女過龜茲補曰至烏孫而過龜茲是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

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

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人朝補曰宗室謂宗女案劉昭禮

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會陵又大喪禮皇后東向而龜茲補曰宗室謂宗女案劉昭禮

大二百八十二

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補曰言與主

敢質言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補曰劉昭禮

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補曰劉昭禮

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庭觀庭燎宗室諸劉雜補曰劉昭禮

會萬人以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補曰用公主之

金印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補曰劉昭百官志大將軍賜

之如大將軍歌吹者橫吹也後書班超傳注引古今樂錄綺繡補曰劉昭禮

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乘輿以為武樂補曰劉昭禮

雜繒琦珍凡數千萬師古曰琦音奇補曰玉篇引埤蒼云琦璋

曰片玉可以琦數畱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補曰漢舊儀皇帝

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補曰漢舊儀皇帝

百官案籍出入營衛周廬晝夜誰何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撞補曰漢舊儀皇帝

稱警車駕則衛官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撞補曰漢舊儀皇帝

鐘鼓補曰劉昭禮儀志諸行出入皆鳴鐘如漢家儀外國胡人補曰漢舊儀皇帝

皆作樂東京賦云撞洪鐘伐靈鼓

西域傳補主卷下

廣雅書局

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補曰說文贏驢父馬母者也崔豹曰驢為

牡馬為牝即生驪馬為牡驢為牝生駮驢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補曰弟史號稱公主

謂外孫 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犁六

百五十里補曰渠東在烏壘東南烏壘東至尉犁止三百里渠

溢出之水而哈勒噶山中道險故迂曲歟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補曰據傳鄭吉

是正當烏壘孔道去長安當作六千九百三十八里去陽關當二千四百三十八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

百勝兵二千人補曰漢紀以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

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補曰後魏書龜茲在尉犁

西北蓋龜茲國大其境得至烏壘北南與鄯善且末接 去長安七千二百九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補曰危須城當在今博斯騰淖爾東南

十里補曰以去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七百三十八里去陽關二千二百三十八里戶七百口四

千九百勝兵二千人補曰漢紀以尉犁侯擊胡都尉常在焉者

危須尉犁間賦稅諸國蓋三國鼎峙故皆置擊胡官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

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補曰水經注

之東導于危須國西是焉耆在西危須在東傳不言西蒙上為文水經注引此傳文作西至焉耆

焉耆國補曰西域記作阿耆尼國東王治員渠城師古曰員音

錢氏大昕以為員渠即焉耆之轉猶之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危

須國王治危須城也後書作南河城後漢紀作河南城水經注

故葦水西源東流分為二水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經流焉耆

之野屈而東南流注於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為二左右

焉耆之國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城案敦薨水今

曰海都河海都河惟一水注博斯騰淖爾漢時入淖爾之處分

為二又有一水自西北來入于敦薨水其會合之地亦分為二

員渠城正當其分處故後書班超傳言焉耆有葦橋之險不欲

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

中可知城四面皆水葦橋大澤均海都河所瀦也今既無敦薨

分出同入淖爾之水又無西北來一水海都河南四十里有舊城雉堞猶存周圍九里俗曰四十里城疑為員渠遺址後魏書云員渠城在白山南七十里隋書云漢時舊國也西域記云都城周六七里

以去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八百三十八里去陽關二千三百三十八里後魏書焉耆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案故瓜州在今安西州城西南八十里

勝兵六千人補曰漢紀以為次大國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補曰後書班超傳有左右將左右都

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補曰後魏書焉

案功臣表有匈奴歸義樓剽王伊即軒又有匈奴歸義王次公此稱歸義車師君蓋車師人之降漢者封為歸義君而處於焉

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補曰蓋亦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

治所四百里補曰西域記云從焉耆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

踰一小山當即阿勒噶山越二大河當即敦薨水是焉耆至龜茲共九百餘里焉耆至烏壘四百里則烏壘至龜茲當五百里

十也故據此南至尉犁百里補曰後書班超傳超自龜茲討焉

人迎超於尉犁龜茲東北行先至尉犁後至焉耆是尉犁在南又案尉犁去烏壘三百里危須經尉犁以至烏壘五百里是危

須去尉犁二百里焉耆東南去危北與烏孫接補曰烏孫之

海水多魚補曰水經注引史記曰焉耆近海多魚鳥史記者即

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漲溢流為海今日博斯騰淖爾後書云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魏書云員渠城南去海十里班超傳國相腹久等懼誅亡入海是也

烏貪訾離國補曰以下諸國為車師及匈奴故地皆屬王治于

婁谷補曰以改定車師後國去長安里數計之烏貪訾離在後

應其後國幅員尚千餘里計車師分國卑陸且彌相距不過百

里烏貪訾離以四十戶小國約在車師西三四百里耳正當博

克達山中故王治谷中也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補曰此里

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傳

護散之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師古曰且彌音子餘反補曰且彌在天山東烏訾訾離南與之接其去車師不過千里若去長安萬里則烏訾訾離去單桓千四百餘里不得言接且已過天山西亦彌西與烏孫接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不能南接且彌烏孫地故烏訾訾離西與之接

卑陸國補曰三國志注引魏略卑作畢字形之誤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干補曰武帝

紀注晉灼曰天山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顏君曰即祁連山後書竇固傳注以為折羅漫山在西州交河縣東北又於班超傳注云天山去蒲類海百里唐書地理志交河郡下既言交河縣北天山又言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案晉氏顏氏不言所在若班超傳注則在今巴里坤賓固傳注及唐志交河縣北之說則在今吐魯番唐志西入谷之說則在今哈喇沙爾城北蒙古語謂天為騰格里今西域所稱汗騰格里山即天山則在庫車城北考匈奴傳重合侯兵道車師北至天山是山不在車師北之證章懷實固傳注及唐志交河郡下之說非也後書蒲類國在柳中西北其非在蒲類海可知近世相承指巴爾庫勒淖爾南之山為天山蓋誤於章懷余往來西域登陟此山雖云險峻而高祇十五里不

大九十五

足當天山之目是班超傳注亦未為足據尋校傳文蓋漢時以今哈喇沙爾城北之博羅圖山為天山蜿蜒而北至博克達山以東故匈奴傳云票騎將軍出隴西過焉耆山焉耆即哈喇沙爾特標焉耆山明其為大山御覽引西河舊事匈奴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焉支即焉耆別言祁連與焉支者互文見義耳水經注云焉耆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大或為天字之訛若以汗騰格里山當之地既遠於車師且此傳言蒲類國在天山西南至都護可證天山實在烏壘東倘在庫車北是當烏壘西矣唐書言西州西南至天山博羅圖山正在古交河城西南三百餘里乾當國劉奉世以國為谷之誤蓋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補曰以劫國計與今阿拉山谷近百二十二人補曰漢紀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百二十二人以為小國戶二百七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

卑陸後國補曰分為後國猶烏孫之有大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番

西域傳補注卷下

廣雅書局

音盤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補曰去長安數不足據而就戶四

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補曰更小於卑陸國戶四百疑

誤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補曰都尉譯長皆少東與

郁立師北與匈奴補曰卑陸不言是後國在北後書西與劫國

南與車師接補曰益車師前國

郁立師國補曰後書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忽反補去長

安八千八百三十里補曰國在卑陸後國之戶百九十口千四

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補曰漢紀輔國侯左右都尉譯

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補曰以此傳言是後西與卑陸北

與匈奴接補曰後書云後王治單桓

單桓國補曰霍去病傳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張晏注王治單桓

城補曰不在山中故言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補曰據改定車師後

西二百里戶三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補曰聚落之小輔

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補曰後書云後

蒲類國補曰後書云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

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

逃亡山谷間故雷為國蓋立國之始因海為名國既移徙遺民

仍存舊號也王治天山西疏榆谷補曰塞土宜榆故古者樹

之榆中西羌傳有大小榆谷今新疆多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

里補曰後書言蒲類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而長史

榆谷約在焉耆北三百七十里疏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

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輔國侯左右將左

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補曰焉耆

去鳥壘四

廣雅書局

西域傳補注卷下

百里此在焉耆西里數懸絕疑有誤字後書云盧帳而居
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

蒲類後國補曰傳有小蒲類國或即後王故有治地此則專逐
水草也

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補曰當亦九千餘里大抵在前國西戶百口千七

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補曰小於前國後書云移支國戶千餘人其勇猛敢戰

以寇鈔為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補曰蒲類

且彌傍天山左右當在今大小裕勒都斯地土爾扈特和碩特所游牧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天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曰天去

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補曰西且彌距東且彌百戶三百三十

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補曰大於西且彌侯

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補曰里數有誤約八百里也後書不言疑為東且彌所并

東且彌國王補曰後書班勇傳勇斬後部王治天山東兌虛谷

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補曰案後書東且彌去柳中八百戶

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補曰四十八通勝兵五百七十二

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案後書云戶三千餘口東且彌侯左右

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補曰里數有

也後書云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補曰去陽

十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輔國侯都尉

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補曰在卑陸

護當千或千一百也

狐胡國補曰懷祖先生曰狐胡當依王治車師柳谷補曰唐書

御覽所引作狐胡字之誤也

西域傳補注卷下

廣雅書局

交河縣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渡金沙嶺是狐胡在前部北後部南懷祖先生曰狐胡與車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涉下文車師而衍御去長安八千二百里補曰交河城去長安當作八千一百五十五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

四十五人補曰漢紀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

千一百四十七里補曰據下至焉耆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補曰

山國王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也補曰去長安七千一

百七十里補曰以去尉犁計之當作去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

兵千人補曰漢紀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

尉犁二百四十里補曰去都護當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

危須二百六十里補曰墨山在尉犁東則去危東南與鄯善且

未接補曰墨山國在博斯騰淖爾南岸東山出鐵民山居補曰

騰淖爾南補曰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補曰水經注言龍城地廣干

可耕故補曰寄田補曰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補曰唐書

河縣有交河水源出縣北天山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雅兒湖有故城周七里即古交河城城北三里許有山谷一谷出

四泉流逕城東一谷出五泉流逕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補曰

城西至城南三十餘里入沙而伏補曰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七十里則交

河城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去陽關三千七百五十里補曰

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

餘口四千餘補曰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

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曰車師叛譯長二人

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補曰據下至焉耆里數焉耆去

千二百三十五里 **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補曰亦蒙上西南為文以今博羅圖山改設臺站故迂遠也焉耆去柳中九百里

車師後國王 補曰汪校作後王國 **治務塗谷** 補曰後書云自高

滿城五百里金滿城即今濟木薩地唐之北庭都護府也通鑑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為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為庭州浮圖即務塗之轉音此言務塗谷蓋城在山中今濟木薩城北五里有破城為唐都護府遺址而城南十五里入山是今城在唐城之南漢城又在今城之南也後書班勇傳後部有金且谷西域傳有且固城 **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

里 補曰後書務塗谷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案郡國志云維陽西至京兆尹九百五十里以此減之則去長安當作八千六百七 **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

人 補曰蓋小千前國後書云領戶四擊胡侯 補曰傳有輔國侯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擊胡侯 狐蘭支則此當有輔國侯後書後 **左右將** 補曰傳有右將股鞬左將尸泥支後書部有親漢侯 又有後部侯炭遮蓋屬于左右將者

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 師古曰道 **西南至都護治所千**

二百三十七里 補曰今驛程一千六百五十餘里若漢時由前部以至後部則當一千七百三十五里案當與

前部互易

車師都尉國 補曰此蓋漢置 **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

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 補曰案傳車師後王舉國降匈奴匈奴與共寇殺後城長是知後城長與車師都尉皆漢所置

以有人民名 **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八武帝**

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 補曰功臣表言開陵侯不得封年案傳文

似以天漢二年封也開匈奴傳 **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 補曰元

作閻顏君注曰閻讀與開同 **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

漢已破姑師其時西域未通非欲有 **救之漢兵不利引去** 補曰案匈奴傳漢使貳師將軍擊右賢王

故什六七繼以李陵敗降是漢兵不利也此漢爭車師者一漢未得車師 **征和四年** 補曰當從武帝紀及功臣表李

廣利傳 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補曰是時貳師出五原商邱城出西河此

作三年獨言馬通惟通出酒泉過道過車師北補曰今巴里坤至迪化州路復遣開

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

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補曰匈奴傳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

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閼陵侯別圍車師盡得其王民眾而還此漢爭車師者二漢得車師

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五將將兵擊匈

奴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補曰顏君此注車師田者驚

去車師復通於漢補曰此漢爭車師者三車師復降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

以為質軍宿焉者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者車師王更立子

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

大二百四十三

烏孫者補曰此本始三年至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

馬憲師古曰憲音許吏反補曰鄭吉傳吉將免刑罪人補曰通

人免其刑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補曰據傳此為地節二年秋匈奴傳以為事吉憲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

百人補曰下言三校尉以五百人為校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

石城中補曰隋書高昌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城

傳擊破車師兜訾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收秋

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

奴未為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

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補曰案匈奴傳言左右賢王左右各蠡

亦稱諸侯匈奴傳言匈奴西邊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焉

小金附國

補曰今吐魯番有勝金口地

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

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逢之補曰匈奴

傳勒兵逢擊烏孫顏君注以兵逆之匈奴不敢前吉憲即畱一候補曰所謂軍候與卒二

十人畱守王補曰畱守石城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

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補曰就屯

校東奏事補曰吉蓋奏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

以安西國侵匈奴補曰吉行至酒泉得詔書如此以吉傳推之

國者即令其護南道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

夷常尊顯以示之補曰此非本年事傳終言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

田車師補曰別使吏卒之在渠犂者非屯校兵也案匈奴傳地節三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眾

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即此傳二年事

大三百三十

也此漢爭車師者四車師復降漢田車師始此得降者言補曰自此以下據通鑑為元康二年事單于大

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補曰前國為今吐魯番地恆暖宜蔬穀近匈奴使漢得之多

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

補曰此校尉即司馬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補曰通鑑意非屯田之三校尉

犁田卒七千餘人即用此傳文而訛土為七淺人又補曰渠犂增卒字耳若果七千人下文不得言田卒少也匈奴復益

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補曰蓋交河城匈奴將補曰左

即其城下謂吉曰師古曰即就也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

乃解補曰匈奴傳匈奴遣左右奧韃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後常數千騎往

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補曰前國去烏壘千二百餘里渠犂在烏

壘南三百餘里閒以河山師古曰閒隔也音居莫反補曰河謂敦薨水龜茲東川山謂敦薨山沙山鐵關谷北

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

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

補曰魏相傳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

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言願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公詔遣長羅侯師古日常惠也補曰惠凡五使西

卿者魏相等也孫二也又持節護烏孫兵三也本始四年賜烏孫四也并此為五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

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

補曰宋祁曰涪化本作引兵去熙寧本及越本無兵字案汪校

有兵吉迺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

孫雷不遣遣使上書願雷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

奴漢許之

補曰匈奴傳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西道即當右

地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著者立以為王

補曰據下傳蓋漢殺

匈奴所立兜莫而立軍宿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

補曰此漢爭車師者五漢得其民匈

大三百零七

奴得後漢使侍郎殷廣得賁烏孫

補曰賁其久雷烏貴求車師王烏孫貴

將詣闕

師古曰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補曰汪校引劉原父曰漢求車師王耳烏孫貴將反詣闕又賜第與妻子

居非理也案鄭吉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孫求

車師王故賜車師王第使與妻子居耳文當云烏孫遣其貴人

將詣闕錢氏大昕云烏貴者車師王之名是時車師已別立王

故稱其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車師王烏貴六字為句將詣闕

三字為句因上文烏孫相涉誤衍一孫字顏劉不能校正曲為

之說非也松案將詣闕猶鄭吉傳言將詣京師此傳亦言捕樓

蘭王將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己校尉

屯田居車師故地

補曰通鑑注曰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款附故復屯田故地松案當并徙還

前王而後國之建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

門關往來差近

補曰道近而易行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長各戊半里許頂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謂是五船也

已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

補曰今哈密至吐魯番經十三

間房風戈壁即龍堆北邊也新道車師後王姑句

師古曰句音鈞補曰匈奴

避之又省道里之半故普欲開之

傳作以道當為挂置師古曰挂者支挂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挂

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不曉以挂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

置出車師後王國則漢使往來後主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

道置猶言儲侍松案釋言云措挂也說文作楷柱挂置即措挂

置為措之假借字耳宋補曰通典道下有通字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

故與南將軍接補曰在匈奴南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

繫之補曰繫於姑句數以牛羊賅吏補曰說文賅以財物枉法

來馬本作惟求云有請賅也補曰蓋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

股紫隞師古曰隞謂姑句曰往告之矛端生火此兵氣也補曰

占經引地鏡曰刀劍無故自拔出補曰蓋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

及光有聲者憂兵傷君有血汚補曰蓋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

護司馬所殺補曰事不見傳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

出高昌壁入匈奴補曰隋書西域傳高昌國者漢車師前王庭

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案元歐陽圭齋高昌僕氏家傳云高

昌者今哈刺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

綽遂為和綽也哈刺黑也其地有黑山也所言高昌最詳今名

哈喇和卓漢交河城東二十里為今吐魯番廣安城廣安城又

東六十里為哈喇和卓即後漢之柳中補曰又去胡來王唐兜補曰

由此北入山為後部東出即匈奴境

王國比大種赤水羌師古曰比近也音頻寐反補曰後書西羌

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徵北參狼種在武都羗牛種在越嶲

白馬種在廣漢又有五十二種八十九種舊唐書太宗紀副總

管薛萬均薛萬徹破補曰案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補曰案

吐谷渾於赤水源補曰案言時漢平帝幼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補曰

則事在元始中補曰破也破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

之而遣使上書言狀補曰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是時新都侯

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補曰匈奴傳詔遣中郎將

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補曰顏君匈奴

傳注曰既屬漢

西域傳補注卷下

家不得復補曰匈奴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

臣匈奴補曰匈奴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

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收臣知父呼韓邪

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

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

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

單于叩頭謝罪補曰二王匈奴莽使中郎王萌

中郎將此補曰二王匈奴莽使中郎王萌

奪將字補曰二王匈奴莽使中郎王萌

躬傳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匈奴傳服補曰匈奴傳

虔注惡都奴西域之谷名逢受匈奴傳作逆受補曰匈奴傳

匈奴傳作補曰匈奴傳

送到國補曰匈奴傳

莽居攝亦補曰匈奴傳

稱詔書補曰匈奴傳

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補曰當作

補曰案王莽傳始建國元年封甄豐為廣新公二年以符

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補曰

西域補曰王莽傳拜豐為

右伯當述職西出補曰王莽傳

車師後王須置離間之與其右將股

鞬左將尸泥支謀曰師古曰鞬

音丁奚反師古曰鞬

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故事

給使者牛羊穀芻芡導譯補曰導鄉導

前補曰王莽

五威將過補曰王莽

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五

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鸞鳥之毛每一將各置左右前

後中帥凡五師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持節稱太

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其東出者至元菟樂浪高句驪夫

餘南者喻微外歷益州貶句町王為侯西出

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

所給使尙未能備

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不副所求也

補曰太伯秩尊于五威將補曰

欲亡入

匈奴戊己校尉刁護聞之師古曰

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

護但欽在所埒婁城師古曰埒婁城名埒音劣婁音樓

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

侯狐蘭支將置離眾二千餘人驅畜產補曰驅匈奴傳作歐

舉

國亡降匈奴師古曰盡率

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補曰匈奴

一國之眾也補曰匈奴

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補曰匈奴

一國之眾也補曰匈奴

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補曰匈奴

一國之眾也補曰匈奴

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補曰匈奴

一國之眾也補曰匈奴

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補曰匈奴

一國之眾也補曰匈奴

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補曰匈奴

國元年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日新匈奴單于章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豐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王莽遂受狐蘭傳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

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補曰匈奴傳城作威顏君注後成車師小國名長其

長帥案後成即此傳之傷都護司馬補曰言都護司馬以別於後城長國顏君注誤

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補曰後城長國在後國西故兵時還匈奴當經車師前國之北

戊己校尉刁護病遣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史音子余反

終帶取糧食補曰劉昭百官志戊己校尉有丞無史據此傳是護羌二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其屬得置六百石之長史者護烏桓

護羌二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其屬得置六百石之長史者護烏桓惟都護與副校尉為比二千石戊己校尉以六百石為之屬職同于長史故後書即稱戊己校尉為長史則此二史者或戊己之副非其屬官也

司馬丞韓元領諸壁右曲侯任商領諸壘補曰戊己校尉屬有丞一人司馬一人候五人此言司馬丞或丞兼攝司馬也劉昭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下右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其

餘將軍亦有部曲右曲侯右部之曲侯說文壘軍壁也鄭氏周禮注軍壁曰壘此分言者壁壘非一處故互文言之領諸壁壘即所謂總知營事

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補曰是時西域騷動尙未顯然背叛至始建國五年焉者先時殺

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眾降匈奴都護叛跡始著如瀆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一妙反補曰要死匈奴傳作恐并死

即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為燧火也補曰亭置燧之地即傳所謂亭燧為燧火者假為寇

至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百人補曰匈奴傳作劫略吏卒數百人

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難師古曰古然字補曰即燔薪積

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補曰見燧火故收吏士使入府

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刁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補曰殺刁護四子及其昆弟之子

獨遺婦女小兒師古曰遺畱置不殺也

止畱戊己校尉城補曰即校尉府所在也案傳高昌有壁無城而後書言匈奴車師共圍戊己校尉又校尉城不在交河城內明證蓋前漢校尉城去交河城不遠後漢因之

西域傳補注卷下

唐雅書局

建初元年段彭解戊己校尉之圍而破車師於交河城遣人與

是也班超再定西域復置戊己校尉乃移治高昌壁耳南將

軍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

人入匈奴單于以良帶為烏賁都尉師古曰賁音奔補曰案匈奴傳元商雷南將軍所良

帶徑至單于庭人眾別置零水上田故惟以良帶二人為都

尉烏賁都尉匈奴傳作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是為都尉

官而寵以將軍之號王莽傳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立國將軍建

奏西域將欽上言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

尉刁護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補曰烏

八匈奴是其事也建者孫建欽者但欽後三歲單于死

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補曰匈奴傳天鳳元年云當遣

弟烏鞮單于成立師古曰鞮音

鞮單于也以綏和元年立匈奴力追反補曰

案匈奴傳咸為呼韓邪少子始建國二年莽拜咸為孝單于匈

奴傳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

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復與莽和

前後為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為烏鞮若鞮單于復與莽和

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補曰王莽傳莽燔燒良等

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補曰欺詐謂前給言

北邊補曰匈奴傳匈奴愈怒並而西域亦瓦解焉匈奴大擊

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補曰案莽傳事天鳳三年迺遣五

威將王駿補曰王莽傳作西域都護李崇補曰後漢將戊己校

尉補曰即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補曰謂助兵與食兵焉

者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部

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為反間還共

襲擊駿等皆殺之惟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補曰王莽傳駿命

佐帥何封戊己校

尉補曰即郭欽補曰即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補曰謂助兵與食兵焉

者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部

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為反間還共

襲擊駿等皆殺之惟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補曰王莽傳駿命

佐帥何封戊己校

吏曰欲見和親侯王欽莽遣欽弟騎都尉展購求陳良終帶

德侯掘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購求陳良終帶

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刁護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

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補曰王莽傳莽燔燒良等

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補曰欺詐謂前給言

北邊補曰匈奴傳匈奴愈怒並而西域亦瓦解焉匈奴大擊

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補曰案莽傳事天鳳三年迺遣五

威將王駿補曰王莽傳作西域都護李崇補曰後漢將戊己校

尉補曰即郭欽補曰即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補曰謂助兵與食兵焉

者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部

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為反間還共

襲擊駿等皆殺之惟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補曰王莽傳駿命

佐帥何封戊己校

尉郭欽 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兵還補曰王莽傳從車師

還入莽封欽為剡胡子鄧展曰剡音衫師古曰剡絕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剡轉寫誤耳補曰王莽傳作剡

書正字衛包改剡作剡又引夏書曰天用剡絕其命蓋作剡者尙矣王莽傳將遣大司空征伐剡絕之矣猶存古字莽

拜欽為填外將軍又封何封為集胡男皆見莽傳李崇收餘

士還保龜茲補曰近都護者龜茲為重數年補曰自天鳳三年至更始元年漢兵誅莽凡八年

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補曰漢書衛霍傳後凡國五十

據哀平間分五十五國除去自譯長補曰三城長補曰君

不屬都護者五國故曰五十補曰十九人

名者二監補曰以監吏大祿補曰一人百長補曰無千長

八都尉補曰以都尉名且渠補曰二人當戶補曰無將相至侯王補曰

十九人相一人侯補曰此即匈奴

四十八人王七人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補曰此即匈奴

又除不屬都護者其數益懸百長當戶皆在匈奴傳而康居

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

相與報補曰若康居貢獻則都護吏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補曰漢紀武帝篇全錄此文孝武之世圖制匈奴師古曰

補曰漢紀稱為本志猶言本書也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西

郡開玉門補曰後書西羌傳曰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

武帝所開四郡皆在河西通典御覽引竝作通西域以斷匈奴

河西郡漢紀作四郡玉門下漢紀有闕字通西域以斷匈奴

右臂補曰漢書以取烏孫為斷匈奴右臂劉歆上議以武帝立

傳注云南面以西為右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

也漢紀匈奴下有之字幕南無王庭

幕南無王庭補曰匈奴傳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

漢北武帝紀注應劭曰幕沙幕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

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幕補曰漢官

文景至孝武為五世獨斷云呂后不入數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補曰漢官

獨斷云呂后不入數儀牧師諸

西戎專甫主卷下

廣雅書局

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故能睹犀布補曰漢紀故能下有積羣

邊分養馬三十萬頭補曰漢紀故能下有積羣

似漢紀通典引並作犀象補曰漢紀故能下有積羣

日地理志粵地處近海多犀象毒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建珠

崖七郡漢紀作開犍為朱崖七郡案武帝紀及地理志元鼎六

年定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

元帝時始棄珠厓儋耳兩郡則七郡當作九郡漢紀數犍為者

亦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雋師古曰枸音矩補曰案西南夷

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西北牂柯江蒙歸至長安問蜀賈

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蒙上書言通夜郎道置犍為

郡其後西南夷數反罷西夷及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

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天子乃令王然等十餘輩開出西南夷

地理志牂柯郡越雋郡皆元鼎六年開本紀元鼎六年定西南

夷以為武都牂柯補曰通考引自

越雋沈黎文山郡補曰通考引自

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如淳曰文甲即璫

自通兩頭補曰文取通犀漢紀作文貝璫也通犀中央色

犀象東方朔傳宮人簪璫瑁垂珠璣璫也通犀中央色

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

馬充于黃門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古曰蒲馬音所交反補曰

賦駙承華之蒲梢說文馮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曰吉皇之

乘此龍文者謂其文似龍猶驕驂文如鼉魚矣爾雅馬二目白

綠地五色錦為蔽泥漢舊儀中黃門駙馬大宛馬汗血馬乾河

馬天馬果下馬顏注梢馬音補曰通考引自

當作蒲梢馬名梢音所交反補曰通考引自

固師古曰鉅亦大補曰漢紀作巨象獅子猛獸大補曰通考引自

面而至於廣開上林補曰三輔黃圖云武帝建元三年開上

苑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

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漢宮殿疏方三百四十里漢舊儀

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穿昆明池補曰昆明池在上林苑中

仙臺在甘泉宮武帝紀元封二年作通天臺顏君注云通天臺者言此臺高上通于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

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補曰東

帳多故以甲乙第之顏君此注蓋用應說落以隋珠和璧師古

與絡同補曰漢紀作絡以隋珠天子負黼依龔翠被馮玉几而

荆璧東方朔傳注引亦作絡天子負黼依龔翠被馮玉几而

處其中謂之黼又為斧形龔章衣也被音皮義反補曰漢紀依

作黻案黼依禮記黼黻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名補曰酒

不得言負也處漢紀作居樂宮中東司馬門內其水來自未央宮自未央北墉出經壽宮

南入長樂宮北墉經長秋觀大夏殿之北匯為池三輔黃圖云

太上皇廟在長安城中香室街酒池之北是酒池在香室街太

平寰宇記云武帝作酒池以誇羌胡飲以鐵盆重不能舉皆抵

牛飲秦三輔黃圖有秦酒池長安志亦言酒池作巴俞都盧海

秦始皇造漢武帝行舟於中是非自漢設之也碭極樂名也師古曰巴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

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

人所謂賓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

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

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

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

八丈出水放戲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

此色也俞音踰碭音大浪反衍音弋戰反視讀曰示觀視者視

之合觀也補曰漢紀俞作渝衍作演抵作觝武帝紀元封三年

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劉昭禮儀志注引蔡質漢儀曰正

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悉坐就賜作九賓

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畢化為比目魚又化成黃龍以

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于繩上對

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踟局出身藏形于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

魚龍曼延蓋後漢相因用之正且唯無角抵耳巴俞並用於大

禮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補曰食貨志渾

來降漢發車三萬兩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費凡百餘

鉅萬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胡降

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至於用度不足迺權酒酤筭鹽鐵補曰

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漢三年初權酒酤食貨志云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鑄白

金造皮幣補曰本紀元狩四年有司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

十萬又造銀錫白金三品一日重八兩圍之其文龍直三千二
日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日復小楯之其文龜直三
百算至車船補曰漢紀作船車本紀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案

輜車二算船五補曰如漕以租及六畜為民力屈財

用竭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因之以凶年補曰食貨志是時山東

人或相食方寇盜並起補曰通考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

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補曰漢紀作衣繡衣持斧鉞斬

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是以末年遂棄輪

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補曰通考引而作

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

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補曰淮南

越書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

雄論見匈奴傳漢紀作書曰西戎即序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

分別區域隔絕外內王肅尚書注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補曰漢紀

而序之非威德之盛無以致其貢物也魏西域諸國各有君長

兵眾分弱無所統一補曰漢紀西域作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

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補曰漢紀作匈奴

言西域之無益于匈奴與漢隔絕道里又遠補曰道里通考引作道路又

于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補曰漢紀故

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補曰通考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

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

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

而未許補曰後書西域傳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

善王安並遣使詣關貢獻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二十
一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天
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

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

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則

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

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中國有

聖人乎盍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

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

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補曰孟堅生于

建武八年明帝永平五年始詣校書郎修漢書至建初乃成是

作書正當明帝章帝時而此贊稱光武為聖上者史通云建武

中司徒掾班彪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

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

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弟

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事帝意乃

解即出固徵詣校書可見漢書之傳多有叔皮所作贊稱聖上

為叔皮之辭孟堅因而不改考叔皮卒于建武三十年西域貢

獻請都護在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叔皮目擊時

事言之故詳也注成王問周公汪校本成作至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終

番禺許之璇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